





榴館初函集選卷之五

惺陰室主人

記

紫荆花記

紅霞記

芙蓉記

金蟬峯觀海記

遊麻姑山記

觀花記



觀梅花記

觀梅花記後

三續梅花記

早春夜飲記

紅花夢記

北窓記

傳

小友楊居明傳畧

兩博浪妻傳

宗友楊希震傳畧



榴館初函集選 卷之五

黎陽楊思本因之著

晉安魏 憲惟度

西昌黎元寬博菴選評

明江張世經孟常

門侄孫日升集虛編輯

侄孫日鼎太容較訂

記



紫荆花記

余邑到春時。數花則有赤岍桃為最。此地寬衍數里。俱種桃。開時絢爛若雲錦。遊者三三兩兩。共提壺。挈盒。或席地。或置案。或挾妓。或用鼓板。俱以飲酒至醉。則散。余性寡耦。又厭煩雜。間與一二相得者共遊。遊亦無酒。或行吟花下。或倚樹相咲。或踞坐花中。每欲辰旦。觀其露態。月下賞其幽情。竟未獲所願。豈花神尚爾有待耶。今年春與黼調飲于璩肇君園。為問赤

真看花人

此中有禪

方人本題

岍桃花若何。云已狼籍矣。輒低徊久之。璩園所見者。則有玉蘭方盛開。簇簇逼人。高出于簷。入園見玉蘭花下。有寶珠茶二大樹。樹花嫣紅。墮碧苔中。堆積盈畝。因為黷然。云復開行。則見有荆樹數株。紅英冉冉。亦有画意。璩云計半月後當爛。祭久之別去。不半月。與公望城外遊。有招遊鄧氏園者。云二大荆樹花開可愛。因喜得終前願。遂與之遊。遠望花覆牆外。紫艷如堆。令人神色飛動。到園則已不暇。他願竟卧花下。



此樹大已盈把。枝稍屈曲。縱橫起伏。悉為花所叢蒼。穠繁如紅毬。或大圓。或小圓。錯雜猗旒。更無有間斷者。樹下時有嫩草及舊葉。余偃卧其中。不見花外望。此樹真如紫步幃。聊得一覆。余自謂春遊獨絕云。同行者見余獨卧花中。謂余且賦詩。寧知此政。余無思。無想時也。話間因數花中之奇。各有獨異。若求自本。至標沿幹及條。積一葢。以至數葢。積多葢。以至無窮。數葢小枝。壓大枝。夾天治一色。不見樹。而見花。則未

有如此花之奇絕也。出花外。因得酒一酌。此花復有二黃。蹀往來。又若為此花點綴。後余謂公望。吾他日當築一館。四望皆種荆樹。余與仲日咲歌焉。則赤岍之桃。未至專奪吾愛也。丁巳春記。

魏惟度曰紫荆却以桃花起結有賓有主有開有  
楊集虛曰偃卧花間一段摹寫真切非神與花合  
者不能彼世人携酒布席挾妓彈箏哆為樂事  
者反覺俗甚



紅霞記

接上篇

記。今年快事。則有偃卧紫荊花下。為最後。則今七月  
 既望。覓舟郡行。于時秋氣漸佳。涼颼遞至。傍晚方欲  
 舟頭北望。一攬秋色。復有他舟從前招余。則舊識璩  
 君也。因入璩舟。相語次畢。輒同登舟頭四望。以了清  
 興。時江水如溜。舟若行空。仰視天際。則已絕無纖翳。  
 碧色如洗。乃有紅霞數十縷。或散或聚。飄搖曳空。令  
 人若神遊天際。璩頗能畫。余謂此真畫譜也。但恐畫

想見水天一色



好題目

不。就。耳。若。能。盡。余。請。以。長。江。靜。如。練。餘。霞。散。成。綺。二  
 句。作。千。古。畫。目。可。乎。相。為。暢。快。久。之。復。還。吾。舟。則。已  
 月。色。向。明。與。波。上。下。因。倚。蓬。窓。回。顧。值。舟。人。擊。楫。中  
 流。水。波。浮。動。如。金。湧。躍。一。浪。未。終。一。浪。復。至。波。文。捲  
 處。激。灩。光。搖。奪。人。目。精。旁。波。濺。激。又。如。千。百。流。星。飛  
 墜。真。空。明。境。界。也。時。較。晚。因。留。興。舟。人。雜。歌。余。亦。就  
 寢。入。曉。起。視。東。方。則。已。明。星。煌。煌。直。上。若。飛。餘。星。大  
 者。亦。錯。落。如。河。圖。有。頃。朝。烟。四。起。回。視。昨。晚。所。樂。祇

成一段佳話。因書此以寄仲丁已秋。

魏惟度曰。本記紅霞却寫出舟中無數景象不可

名狀真文章樂事想見先生胸次

楊集虛曰。從登舟觀霞處。忽得畫譜。繼以水光月

品。色。星。稀。烟。起。種。種。舟。中。真。景。湧。躍。筆。端。可。謂。神



芙蓉記

八月望後、自郡城歸入館、正芙蓉盛開、每日辰起、折  
 一兩枝、插磁餅、置案頭、供養、初看粉面淡淡、似美人、  
 初盥正、爾粧成、尚未朝餐、氣色稍頃、不覺微紅、似向、  
 紫金栴中、微吸數點、葡萄新釀、嫣然春色、漸來近人、  
 亭午則鮮冶天嬌、如有暖氣、綺筵座上、檀板輕猷、時  
却令今日死君家  
 復目送情舒、令人心醉、到後顏色愈和、歡心轉洽、一  
 盃一盞、共為獻酬、論却人間天上、亦不知淺酌頻斟、



傾却許多清醕。日已向暮。而君面已紅光耀。四壁矣。

燒燈復坐。君仍不辭勞倦。然回視初盃。盈盈今但覺。

驚鴻欲舞。玉珮珊珊。主人亦欲為君稍謝。枳酌置之。

紫霞幃中。然君亦自覺酒意闌珊。扶頭欲睡矣。睡之。

明日將君還向綺羅叢中。乃君家姊妹。正如石家金。

谷逐隊成群。又皆不鄙。棄余每日輒取次粉面相招。

余亦輒愛憐之。選向竹窓共相酌對。昔人謂如紫鸞。

之在輕霧。今安得謂非然。余每攤書小倦。纔一視君。

不覺玄心獨賞。時或散步溪頭。徘徊松下。吟餘興盡。

入室推扉。觸目見君悠然靜好。余之微惠于君家諸。

人。蓋幾一月。不可謂所樂之不除矣。是烏可不記。丙。

寅九月二十三日。

魏惟度曰。是千幅美人圖。

日坐卧其中。何能已已。

張孟常曰。芙蓉不及美人粧。又云。問郎花好奴顏。

好郎道不如花嬾娜二者孰是。請詩人再一平。



金蟬峯觀海記

崇禎元年十一月，黼調營書室于金蟬峯。峯原名金船，江君錫璩其翼，何長白讀書其中。余與黼調姪諸昆季繼之。象賢伯公望仲爾承季，議易金船名金蟬。取漢侍中金蟬之義，其意亦淺，託興焉矣。是月十八日，余挾奚鼯，登訊黼調。久之，象賢復至，各相道次。尋訪江公孫大有觀，觀在峯右側。汪真人成道處，公孫喜其閭寂幽異，從此習靜。數人從，觀門外指點諸



山公孫猶能遠視。歷歷復指一茂林向高者。則曰。此鄧君遷讀書處也。久之別去。是晚象賢宿大有。余宿金蟬。晚與黼調飲酒適興。坐至乙夜。待月。因譚裴謀王敬叔二人山中修道事。王厭山中苦寂。意慕高華。辭裴出山。十年內得據要津。鮮衣怒馬。亦甚快意。一日奉使訊獄江南。聲勢赫奕。道辟行人。偶有敝蓬小舟相掉。而過訊之。則裴也。王見具問別來何狀。并問裴所需。可以相給。裴曰。亦無所需耳。倘有意。敝居咫尺。使事閒時。可相過。王一日偶暇。偕其徒役相訪。初至其地。尚荒涼。尋境界漸異。見奇花異木。非世所有。忽有香風颯來。神清氣爽。飄飄然有凌雲之意。不復

以使車為重視。其身若腐鼠。視其徒若螻蟻。更進得

三述古。人而今事。既著。

樓閣崔巍。朱軒曲檻。應門俱非俗吏。後得見裴。清真別俗。翛然物外。張讌設樂。了非耳目所經。裴曰。愁慾之火。煽于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困。塵路遐遠。萬愁攻人。努力自愛。王後別去。更欲尋之。滿目荒榛。無可



得路。蓋裴道已成矣。又復譚裴航得仙事。裴友人得見航。因問成道之由。裴曰。虛其心。實其腹。其友人曰。老生常談耳。航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虛實可知矣。談罷對月。并看衆星歷落。從竹影森森中。與黼調兩人相顧。凄清而已。黼調靜穆。令人自遠。余亦不覺其言之煩。久之就寢。期早看山中朝氣。平明黼調與余披衣出寺。登高眺望。四望俱不見。昨日山但見山下四面俱白漫漫。無有邊際。非雲非霧。嘆為大奇。蓋此

真仙源寫出

山既高。群山俱下伏。山正面東。則有廩山聳然。直上人謂之文筆峯。是山有大修行人。江如僧常去來其間。昔有海舶從海。為風飄至一處。乃仙山也。瓊宮寶室。非世所有。中有一區。榜曰白樂天之所。是人遇風得歸。述其事。樂天作詩曰。吾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應歸兜率天。吾謂如僧實似之。又峰之右山。天馬日峰也。峯之左山。船山倉庫也。西靈屏障。峯之後門也。四山俱獨高。諸山



亦金蟬之巨觀矣。是時日輪未出。正東微紅。淡淡與天相抹。濕氣滄湧。在山下。蓬蓬勃勃。莫知來去。如海波瀾漫而已。山之突然黑而高者。黼調謂正如海中石。山之突然未甚高者。纍纍起伏不斷。白氣從中擁蔽。尚濛濛然。因高作勢。有如波濤洶湧。千層萬疊。復望山西北。其白氣尚在昏黑中。溟渤杳然。莫可窺測。意不知其幾千萬里。卽謂之北溟可也。少焉日出。向東。若從巨海擁出。光與白氣相射。水天一色。但見滄

泮之勢。與目無極。令人不覺盪盡數十年塵土。如有億萬魚龍。出沒其中。珊瑚碧樹。紫鳳天吳。疑在在皆有。天馬諸山。微茫隱現。極遠最高處。則有蕭曲一帶。正如落迦山。遠在海外。亦若有若無而已。山有稍稍露者。尚是坡仙登蓬萊閣下矣。白氣中復有孤騫橫亘。如鰲翅插天。人船叵測。少頃白氣漸舒。中有細縕直上。正是海蜃吐氣。物外奇觀。當此之時。但覺四望俱水。兩人如在孤島中。吸朝霞以悅顏。借沆瀣以充



胃掬盤盞以濯髮。不復知有塵勞縈人意。謂方壺非  
 遠。安期諸人可招而揖。共談天上事。因謂黼調使涂  
 子期公望爾承。同見此景。不亦更大快耶。復又謂曰。  
 象賢公孫近在几席。猶未得相招而至。詎非山靈妬  
 人。亦海市朝看。非有緣難數見耶。然則今辰余兩人  
 所得亦賒矣。身在山中。乃作海上觀。則謂之金船峯  
 也。亦何不可。

張孟常曰。讀者亦如登日岫。望海門。飄飄有凌雲氣。

楊太容曰。一筆叙來無數峯。島無數烟霞俱在眼前。



遊麻姑山記

麻姑爲三十六洞天。守土過客以得覽爲快。余往欲遊之未果。今年五月與洞生諸人同買舟北下。各談山水之勝。有董君者自言向遊麻姑。山上有松爲累代物。顯靈于朝。朝廷錫以金龍玉簡。至今宛然。山中道士嘗言歲七夕有鸞鶴降于松。然亦不果來。其柱聯云。鸞回鶴降七月七。霧應霞丹山外山。道其實也。又盛稱神功。泉爲酒甚奇。當時欲多飲之。而道士固



限以一甌。謂過此則難勝。話間洞生因道城外有一園。係某先生別墅。園中景物多天造地設。某已兩遊之。至今未厭也。遂約與俱往。并訂游麻姑。解舟之明日。諸人各散去。余與洞生從旅寓挾一奚。即先遊別墅。時雲氣深黑。且風。奚不欲往。以大雨辭。洞生亦復趨。起無去志。然余意已決。遂前行。洞生與奚亦復稍來。卒無雨。迤邐至其地。中亦粧點有景。然余未之賞也。洞生必欲當。余意為尋奇覓幽。至一樓。樓上粘

行書小楷箋素。彌連肆目。無可當意者。大畧稱引太

多。及如河間舖上粘陸續酒帳人名耳。下樓至一處

有栢亭。前有活水可掬。甃以半月。水中有金魚往來

因與洞生解衣憇其下。頗有清趣。念無可得酒。命奚

以傘質之得酒來。同洞生兩三醕。餘滴以分。奚復至

一處。有石龍激水。娟娟不竭。園外建一亭。跨水澗。瞰

大江。園中高處置一橋。達之。橋上欄楯。比以竹葉。上

下周遮。箐密可愛。亭下有小艇。林淑相薄。梅竹相間。

好。想。

傘。質。之。酒。只。可。如。此。

善。刺。識。



計異時來尋雪盟。反覺勝耳。與盡與洞生還。明日裹

糧為姑山之游。賈人子止之曰。山中祇一壘。碑松樹

是賈人子口骨

耳。無他奇。跋跋良苦。余計曰。賈人子安知奇。丈夫一

雙足窮河源。登嶽嶺一麻姑。而難遊哉。具衫履行。未

里許。得山下土人導之行。廉得山中。今昔狀。至山下

問得急妙

土人指山嶺曰。入此五里可駐足矣。余與洞生。最屬

登高。蓋不知經几曲折。從山嶺暫息。頻視城南一派

地禾葉平如毯。樹叢突如螺。青蒼錯繡。如海南玻璃

稍遠見平沙布白。兩河曳帶。復上里許。得貞愍胡氏

墓。弔之。墓以上路皆砥平。行久足亦倦。見山腰有屋

焉。余意此即土人所謂觀門者乎。及登其上。乃半山

亭耳。亭前有石磴。余背石柱面西坐。面前山腰有水。

直注如匹練。塵足之下。得此而煩囂稍息。起復行。行

未幾。有兩山關鎖中。通一路。天空相映。是時夕陽西

照。人從山嶺下。若在鏡中。余意進此當不遠耳。已而

猶復有路迂迴。如兩山關鎖中。通一路者。蓋時見焉。



大約地勢漸高所致。然平厰無險阻。漸至觀瀑亭。此亭創于景泰時。某府公。公蓋錫山人。從亭左而下。不數武。復得今判府華公所構亭。公亦錫山人。朱楹白壁。題篆一新。亭之東。遠見城池在烟氣中。扁曰一覽滄桑。轉而西。正與瀑布相近。視先觀瀑亭。此已得其大勢。而亭又不跨正路。可久駐。其扁曰湧雪。刻李白觀廬山瀑布詩爲聯。飛流直下三千丈。疑是銀河落九天。稍易丈爲尺。九爲半耳。時日將下春。畧與洞生

坐觀其概。然洞生已大叫奇絕。飛瀑石壁最高處。鑿曰千頃雲。稍下當雙瀑飛出處。鑿曰玉練雙飛。傍勒華仁夫題。叢翠蔓覆。白質綠篆。時復雙瀑噴霧遠遮。從傍睨之。了非人世上物。殆若東方生所稱銀榜者。乎瀑前厰地。復石砌爲臺。借支流爲曲水。俱畧一經。過從徑路直上。當山扼要處。倚石構亭。內扁曰枕流亭。外有石潭。洞深。水滾滾如沸湯。潭外流出一派。如珍珠簾。則此亭之概耳。隨行不數曲。兩山夾處。見有



屋橫亘數丈。鮮色林薄。履之乃龍門橋。橋固舊成。從橋外復護以屋。使可頽瞰潭外。得龍湫之勝者。則華公之爲也。從橋不數十步進。平地寬衍。皆爲田疇。四山錯落其外。藉令宜人之徑不通。蓋別一洞天。一餉胡麻。度幾春矣。到山門已晚。潦草禮麻姑。并一覽其松樹。尋山房借宿。皆敗瓦頽垣。不當人意。至一老道士家住。買姑酒。濯足呼道士同飲。因問山摧圯故。道士曰。此山借靈殷富。已有年矣。先是山上有糧數十。

道士亦數十。守土者來責神功。泉酒酒不常多得。又復爲吏胥所擾。隨浸淫已窮。而道士各散去。今寥寥數人者。皆荒薄之餘耳。余聞之咨嗟。復問名山何復無好殿宇也。道士曰。殿宇亦非昔矣。麻姑神例。以七月七日記。撫茲土者。歲奉行無缺。某年某太守以七月到任。委某官來祭。時復按君臨建昌。某官方奔走道傍。未暇修歲事。至初七日夜。無故火起。燭天。殿宇烟滅。後府官虔修悔謝。欲重興如舊。漸次有跡可成。



亡何以憂去。今之僅僅數楹者，則府官數十金與某檀越之力也。余聞之大息，因私自念言：使山靈有知，當使余二人有力爲之，庶幾宮閣如故乎？飲罷亦就寢。時晦前三日也。到中夜有月，其光薄牕櫺，洞生誤以爲昧爽，呼余起看初亮，披衣起視山房外，惟見殘月往來雲霧中，樹間風颼颼而已。復就寢。遲明起，與洞生盥櫛，尋山上各勝蹟，命奚汲神功泉煮茶以俟。至殿上作禮，姑神看壁間有何名文，無也。惟見鐘一

口。其欵識尚是宋物。魯公仙壇記，則存府庫中。轉東而下，有大松樹，其身如蒼虬鱗甲，斑剝其枝幹，偃蹇如龍指爪，欲攫雲漢。因憶趙松雪所畫大松樹，以傳此松之神，有碑曰唐大夫，意其飽風飲露，真千年物也。松之後有三忠祠，則顏魯公、與文定公、文信公，其得祠俱有誌。有胡公祠，胡公名松，南潞人，其母夢麻姑松而生。後開府江西，公竟至麻姑徘徊松樹下，久之，建立爲生祠，塑像其中。祠先在殿西弘廡，後俱毀。

奇人奇事



復爲今祠云。夫以胡公之事甚奇。然則董君所稱常顯靈于朝者。因是說而溢乎。復詢道士金龍玉簡所在。則非爲松樹而設。蓋唐憲宗時。勅賜與道士江賓者也。玉簡爲弘治間中使奉旨差指揮某取去。惟金龍具在。其龍木質金文。道士以匣藏之內。青簡金字。係盱人某爲道其巔末。意當時必有先朝宸翰。久之無復存耳。時日已向高。過山房朝餐。吸神功泉茶。覺喉間清潤。餐後命奚挈神功泉酒。候龍門橋聽飲。余

與洞生拉一道士。從殿後上山。尋山勝蹟。山面前爲五老峰。山後得唐鄧真人墓。稍上得齊雲亭基趾存焉。東望見城南地。然尚爲林木叢翳。復上得秦人峯。仍有亭基。扯三面距山。無甚可眺。唯東面見城中如一縣治地。籬封碧瓦。隱隱可見。城北登高。山僅同蟻壤。城東兩水合流。其長靡竟。余謂此可以得山之概矣。道士曰未也。麻姑蓋三百地。霧應霞丹。及葛仙飛鑪萬壽諸峰。近數里內。猶未能竟。何小此山爲。余頷



久之尋與洞生道士歷山而下爲瀑布之遊。道士引  
自山左一路以達橋所。紆曲林薄。時有幽趣。及覺昨  
行田壤間。更一覽可盡。然道士謂此故入山道也。時  
有石砌尚存。旣而問煉丹井碧蓮池何在。道士指田  
中一員堆。蒼然翠者曰。此煉丹井也。田側一尖壤叢  
然突者曰。此詩僧墓也。山側有田一畦。曰。此碧蓮池  
也。詩僧墓者。相傳有僧掛搭此山。題詩壁間。偶爲樵  
擔所畫。僧誤以爲此詩。妙在「一」字。卽愧死於此云云。

循行至橋所。過橋尋神功泉。泉在路側。石礪下僅一  
勺。而不竭。泉外卽溪水。先時某公設有石欄護之。城  
中人來取水。惡爲石所碍。并石壞之。今止一泓。湛然  
在溪側。余與洞生席地坐。一盃挹泉。一盃挹溪水。先  
辨味。次辨色。已而以手辨輕重。復故相混。左右盃取  
道士爲証。以辨。各賞監皆不失。道士謂此泉較他水  
每石重二觔。城中好事。令奴來取泉作酒。奴終不敢  
贗。然觀中井水相較。其重同。大抵山土深厚。泉穴相



通無足怪者。因轉至橋上。遠視面前諸山如畫。俯瞰  
橋外。思一窮龍湫之勝。橋下兩巨石相峙爲峽口。口  
下有潭。其深難測。山前諸水皆滙於此。欲出而爲石  
所限。則怒而成聲。橫踪直射。鏗訇砰磕。轉落潭底。潭  
前有大石。可坐數人。相傳爲鄧真人禮斗石。石上兩  
畦草木。老籐柔蔓。青枝翠葉。結而成蓋。余從橋右下  
欲一坐石上。以觀峽中之景。路多欹側。水復沮洳。因  
解襪匍匐行。已而洞生。與道士亦來。水中有石可站。

然苔滑。余與洞生道士各相跌于水。以爲戲。笑至大  
石邊。仰視草木皆含水。氣成露珠。下觀水洞深而迤。  
隨山之右。闢有地基。有石磴與枕流亭相對。不甚遠。  
因命奚晒衣于此。酌一盃步溪石。轉而左。直至湧雪  
亭。緩酌酌後。與洞生竟至石崖下。窮雙瀑狀。初視如  
積雪糝塊。亂空飄散。細視如明珠萬斛。滿把撒來。久  
視則如白鶴之翅。時鍛羽毛。絲絲翎管。其圓轉如輪  
無休。其直疾如矢。無反其聲如晴雷。隱隱然轟轟然。



其氣如寒烟。濛濛然瀆瀆然。從空直注。忽轉舞向人。沁人肌骨。余從其疾飛過崖。諦視其內。近石凹凸處。有奔溜瀝亂而下。若水銀瀉地。滴滴皆員。此則瀑之大畧也。因披襟雙瀑前立。唱大江東詞。與水聲上下。洞生亦漫為長嘯。響應林谷。時或把酒酣飲。臨風復歌。忽爾微雲洒雨。零亂真如濯魄水。壺蓋不知銷却。許多塵土也。復呼洞生曰。此正所謂天造地設者乎。水流而下。高立一石。道士盤踞其上。余與洞生亦雀

躍履之。復觀雙瀑止處。有石壘壘。水從石罅間淅淅瀝瀝。尚深淺作態。不能悉狀也。時道士已倦。奚亦告酒竭。尋轉山午餉。洞生呼熱酒。意得清冷。過多耳。餉

後奚促歸。與道士訂來約。屣出山。此時尚覺身在

每有此想

善遊山水人

岩谷中。每一回一顧。輒遲留久之。出山數里。時有小雨隨來。復回顧。姑山已在濛濛雲霧中。山靈妬人大雨如注。至旅邸。滿身濡濕。呼奚浣濯。與洞生共酌。洞生尚嘖嘖大怪事。大奇事。余因具紙筆寫之。如此時



萬曆己酉五月二十四日記

魏惟度曰五里一泉三里一壑駕來皆有色有聲

總之心靈目捷手快故無境不現靜讀一過恍

置身麻姑峯頭矣

揚集虛曰步步記來一絲不亂彼選峯品泉者反

覺念山之神理不現卧遊此中真不必向丹霞

洞泥神功泉醉故鄉佳致

觀花記

城居無山林之樂芳甸繁囿遙憶徒勞今纔歲抄耳

殘雪未退已占明年春色睡起日照簷檻惠風飄忽

暖氣在人襟袖間復憶王孫前日書來為余言曰曉

起山腰帶霧日頂冠雲簾纖小雨滲入小池中或踈

或密唧唧作聲史素梅爭放花白于玉碧桃含嫵態

媚于珠足下據梧小窓當不知春來如許矣此語情

景逼真令人神思煥發約伴同東郊一遊看梅花更



問黃鸝有聲無也。以他事不果行，不謂夜來乃入夢。

得境夢之前，乍有乍無，亦不記其詳。大約睡到五更初

動，見有持絳紗籠者，從前雙導，隱隱漸近，無喧譁聲。

余意謂巡徼官從屏息道側已，而迺眎持鐙者，乃二

青衣，鐙後二女鬟同扶一筐床，冉冉而來，床中載名

花十餘種，紅彩浮昱，若奉主人命持以贈人者，余喜

躡其後，追至一門，門已扃，花不得入。余因得從容道

次，因遍視各花，或紅或淡，碧色相間，簇簇如西地錦。

半覆筐床外，掩菱隄，弗半含半吐，光浮欲滴，皆余所

未經目者。一筐床不盈丈，花不過十餘種，令人如在

萬花谷，周眎不暇。余顧謂二女鬟曰：煩贈一枝，乃二

女若重憐余意，摘之盈把。余因憶江文通詩曰：摘芳

愛氣馥，拾葉憐色滋。乃先道余意中語，自分生平對

花未嘗不快意，然未若今日暢滿若是。蓋紫蒂丹跖

既非凡品，而二女復妖繚若會人意，正思不得與王

孫輩品題其妙，復爾驚覺。天色向曙，因攬衣而起，猶



覺身在夢境。衣香與花香尚往來鼻間。昔鄭人得鹿  
 以為夢境。蘇子有言。未轉頭時是夢。肯哉。余烏知筐  
 床之花。非身親履其境耶。孰辨。因捉筆記之。復題詩  
 二章。

等閒何處探春回。夢裡分明踏翠苔。天冶誰家雙女  
 伴。手持花蘂向人開。  
 並蒂雙蛾得共行人。情花事太春生。無端對景方惆  
 悵。却恨鄰鷄報五更。

魏惟度曰。先生身有仙骨。故花神珊珊來作伴。非  
 夢是夢。不必深求。  
 楊太容曰。夢中之景。寫得活現。即實在看花人未  
 必能驅毛穎君。繪出如許香色也。未免有情。誰  
 復遣此矣。



觀梅花記

庚戌冬應試府中。僑居城裡。王孫與兩三人居城外。王孫居處有老桂輪囷。居人畧芟其半。偃卧窓下。若蒼虬。其小枝着土者。俱青翠叢起。生意滿前。復有修竹千竿。吟風左右。園外有古樹數百章。枝幹插天。周遭錯雜。園中地稍種菜茹。俱平潔可行。余與王孫往來其中。時有鄰徑。俱不設籬。插棘迤邐。窮處復通。一路間有小亭榭。點綴此地。若持與爭奇賭墅者。較便。

便。是。好。園。林。



屬無味。然以忘機之人游衍于此，便似小桃源也。余

謂此地何獨無梅。王孫指引一處，同往探之。已花葉

盎然，間有兩三點大放。與王孫談笑其下，久之別去。

遲數日，風窸然有雪意。爨下奴拳縮如蝟，余獨喜謂

此景若與梅助態，意其乘寒氣當齊放矣。袖中挾一

篇文，往時王孫與鴻階、寅卿兩三人擁爐說書，余投

之以文，則共稱賞此文而已。更不知一味清香乃在

梅稍上也。同提出戶往觀之，時有提烘籠去者，余止

之。因共往梅樹下縱觀，花蕊爛發，種種襲人，不能舉

似。但覺我與梅真無以辨也。王孫欲一顯白梅，乃復

引至一處，見梅在竹林邊。是時風竹搖曳，梅亦因風

鼓動，如淡粧美人，嫵娜其側。真情景兩絕也。王孫輩

畏寒促歸，然余竟未厭。只誦曰：相思一夜梅花發，忽

到窓前疑是君耳。歸聽兩三人說書，余因拈書中作

偶語戲之曰：飄風發發未解也。余復對曰：層冰峨峨

訖，其不耐寒，負此清趣耳。午餉後隨別，復從梅樹下



過婉轉久之。摘一枝歸。把翫燈下。不能已已。畧題咏之。因錄其始于此。

魏惟度曰。起處是興體。有來路。有出路。正不必開門見山也。文章之法如此。

楊集虛曰。尋梅時有雪意。便覺天工巧。奏若暄日和風。則人人皆梅花知己矣。有心人正于此處着眼。

觀梅花記後

接上篇有法。與王孫踏雪後。淡旬而天氣復和。乃季冬初七日也。

是日余起亦晏。覺床褥之間。俱有暖氣。卧之甚愜。已而見日光射着床外。窓櫺紅彩浮動。因攬衣而起。隨喚水梳櫛。神情暢甚。飯後即同仲弟為出城之遊。門外池水蕩颺。不作冷態。城中之人。俱覺有喜色。市貨填溢。往來多香氣。出城外先訪洞生淨土寺。與仲且行且止。回視城中高處。烟氣隱隱。樓閣半露。麻姑一



帶若有若無。因謂仲曰：此真畫也。仲亦徘徊久之。到  
淨土寺。見洞生與同寓數人。翻書。日色中。洞生數人  
見余兄弟來。亦各歡喜。提歸僧房。相與談笑。壁上有  
笛一枝。余因憶前日與王孫在市。聞酒肆中有善吹  
笛者。一童子細聲和之。度曲分明。令人徙倚。是時卽  
欲買酥花。置藝酒焚香。以聽。毋奈王孫等敗興。且謂  
余憨絕也。遂促去。不得終此願。然此聲時往來耳邊。  
因取笛弄之。覺與前所譜者甚肖。然不如靜坐聽彼。

更自然也。洞生欲取酒來同飲。然余郊外之興未艾。  
恐飲酒曲室。反負却許多烟景也。會洞生等亦各有  
事。因別去。隨往王孫所。王孫正在盃。余從外呼之曰。  
昨日諒有好燈花。今朝佳客至也。王孫等亦覺快甚。  
余謂今後有詩來。因咏曰。昨日觀梅樹。新花已自生。  
今日聞春鳥。何啻兩三聲。王孫謂此正眼前景也。坐  
談久之。因隨意翻十八房。翻後留仲與鴻階在盃。余  
與王孫復尋前日遊行處。是時日正亭午。光影遲遲。



林間鳥俱幽幽作聲。暖氣拂人。環顧茂樹。俱有起色。余謂王孫今日之遊。滿目皆春也。是地多修竹。林竹之內。時隱人家。回環曲折。路皆可通。間有一二田夫野叟。耕鋤其中。地皆修治。井然與前日所游轉覺寬衍。不意車塵馬足之下。有此山林景色。行至一處。修竹隱隱。余喜吟哦其間。王孫謂前頭人家有婦人。不便遂遊至別處。小路錯出。復與前所來路合。相咲久之。余謂他年當買築于此。王孫謂亦何必然。卽僑居可也。游意未盡。遂反。王孫謂今夜有月。此地又宜。月欲留住。然余以季感寒在邸舍。遂決意與仲還。復至前所觀梅樹。已繽紛糝塊。時有密蜂來樹間。余謂梅樹俱放盡矣。王孫復指一樹。正爾含萼。尚留待玉人也。復提王孫行數步別。

魏惟度曰。回憶聞笛一段。縹緲餘音。恍忽在耳。名士風流。又何讓吹簫碧空也。

楊集虛曰。每于叙徑路紆曲處。令人不作人間想。陶淵明桃花源記。差有此筆意。



三續梅花記

季冬望八日，閱曹石倉遊洞庭太湖兩山記，叙梅花事甚趣。余復憶城外梅花香當滿大世界矣。頃之洞生來，遂同為梅花之游。先至一娼樓，乃洞生所賞識者。此姬亦活、梅、花、或、即、花、神、耶。有恣態。洞生求佐酒會，先有他客別去。生尚聲聲阿六也。問余此姬若置揚州，當在何品。余謂即、上、乘、何、妨。當在中。駟生曰：余所憐者，獨無奈其態度耳。若朝夕把玩，余文善、作、文、總、曉、得。當益精進也。尋復至一處，乃亡賴子弟，稱



為倡僑胖者。余覽之齷齪。令人反憶阿六耳。余舉坐中一癯而黝者。謂生曰。余久貌子文。不得此似之。生亦舉一肥而矬者。謂余曰。余亦貌子文。不得此似之。相舉以為戲。咲復行。見一髮可十四五。亦勉強學作倚門態。余問其所自。乃楚人初來。余傷之。復別去。與生至演武場。是地平行。望人跡漸少。將次至梅花所。余往日觀梅。俱從王孫寓所過。是時與生語未竟。復尋一路。以漸抵梅所。與生語復坐。坐復行。生謂何

尚不見梅也。余謂好物何容易得見。轉一逕。則梅香暗度。生咲曰。余見之矣。行數十步。轉林薄中。忽見梅花。皜然與他樹錯列。則前日園中所觀梅也。與生賞歎不能已已。余憶初時觀此梅。正感祭中。又他樹俱稿落無色。獨此梅抱一種幽香。隱隱在樹。稍間。正如清隱之士。雖當寂寥時。獨香性不滅。今日觀梅。天氣舒和。芬芳肆出。又如璫筵醉客。晶彩射人。另是一種貴氣。不似三家村裡錢谷老人。便作猥糟惡態。彼謂



梅獨宜雪。亦非通論也。賞翫良久，抵王孫所談論，頃  
 之王孫取酒飲，飲後復出遊。至前日王孫所指梅樹  
 下，俱作五出矣。折一枝行，王孫引遊鄧氏園。到門見  
 一人提書竹林下，見客來，匿去。王孫招之來，則王孫  
 舊友也。相與游園中，是園多竹。好事者從竹內斃石  
 為徑，屈折紆回，大有清趣。至園後，有小溪，引水溪外  
 復有梅花爛熳，隔溪望之，如白雲焉。稍轉至園之西，  
 有桂亭，從桂中結棚可坐清芬，但惜面西無月趣耳。

館內有小景，肩之不得入，復與三四人出遊景德寺。  
 寺路亦迂回僻靜，夾路俱有竹木。是時日暖風和，儼  
 如春日。樹偏有此景俱有鳥鳥，俱有聲，耳目受用，儘覺暢滿。行  
 至一處，見有大木團結，可蔭數畝。余喜遊其下，有墻  
 護之。余意或民間後園，不可得入。迤邐至寺殿，無可  
 當意。有書室散處，稍可寓目。復至一處，門扃其中，三  
 四人環窺其外。俄而左扉自開，三四人喜，竟入。則僧  
 房也。僧亦不見。壁上掛一幅僧像也。有魯叟題咏，魯



叟字俱任意揮洒。毫釐難辨。中有僧號大家。意為東

結字。吟哦久之。見僧出與像同。大家問魯叟書室。僧

引至一處。即先所見大樹。可望快哉不可。即者也。快賞久

之。尋以東結呼僧。問茶。僧曰樂然耳。齊大咲久之。茶

後尋復觀前所題咏。復得一二幅。中二絕云。世事都

覺苦。纔覺樂。然樂苦樂而相忘。樂然都不覺。又曰。樂

然何所樂。所樂在虛空。虛空何所樂。無物着虛空。真

上堂語也。久之與僧別。至演武場。則蒙谷半規。小烟

欲暝矣。余問王孫子。曾見徵明畫乎。曰見之。余指是

語之。王孫曰信然。各三別去。余問洞生今日之遊樂

乎。生曰樂。但樂太闌耳。足力倦。惜無肩輿以游。余謂

若肩輿則亦無趣矣。復與生別歸來。自分計生平看

梅莫今年若也。是不可不記。

總結三記

魏惟度曰。合讀三記。如入梅花國中。見高士佳人

神仙異佛種種作禮。不復知有人間世矣。

楊集虛曰。讀看花諸記。全是一片精神。喜好處。寫

來不倦。可以移情。可以養性。岑寂時。浣露焚香

對之。信為文章樂事。



早春夜飲記

人。生。無。日。不。在。氣。機。中。但。遇。春。日。便。覺。酣。暢。此。時。百。昌。鼓。動。咸。有。生。趣。無。論。奇。花。異。草。及。平。常。樹。木。卽。惡。草。醜。枝。亦。自。具。一。種。敷。蘄。蒼。翠。之。色。至。如。求。偶。哺。雛。呼。群。喚。友。或。跳。擲。于。柔。條。或。往。來。于。嫩。枝。柳。塘。花。塢。之。間。幾。成。鳥。官。化。國。矣。然。余。所。賞。猶。在。未。入。春。時。此。時。情。景。正。在。有。意。無。意。之。間。摸。而。索。之。了。無。可。卽。神。而。遊。之。則。又。未。嘗。不。歷。歷。在。吾。目。睫。間。但。遇。日。暖。風。



和便逗春光萬斛矣。記庚戌冬，余在郡城，與仲季同學。此時王孫洞生輩俱在城，良朋快友，相爲饒洽，遂成觀梅遊春種種諸趣。辛亥春，則有舟中觀桃花諸什。到城見王孫舊讀處，桃李爛熳，紅白相間，回環錯落，有如錦城。王孫指余曰：「明日同啜酒于此，纔隔一昏風雨，狼籍轉盼，便成烏有。彼看花離披飲酒醅，真無味矣。今年春，以大比在念，相愛者復以下帷相勗，間一行遊，亦未歡暢，尋復以老母負疴，幽憂在心。」

不謂造化妬人，更失所恃，吞茶集蓼，動成苦境。入冬來，魂魄稍定，因翻梅花諸記，故態復萌。日前作詩，招同游者，詩曰：「日暖風和便是春，微雲低護更撩人。城南翠竹青松下，遙想梅花數點新。」又曰：「烟光淡蕩自迷離，桃葉桃花若可思。春事常年流水去，與君先賞未開時。游竟未果，不數日，天色復和，暖氣如烟，濛濛階際，余喜爲城外之游，一覽烟光景色，招洞生王孫俱出，與一友行城外南頭高阜處眺望。此阜爲南市



後門地脉綿亘。回抱周遭。下視闔闔。寬衍菁密。山遠而秀。水深而迴。吾邑民居。此為最勝。鬱葱氣色之內。異人纍纍出矣。低回久之。至一友家留飲。余辭焉。蓋妙喻真切余不善酒。而有酒懷。但遇臭味。便如籠中畫眉。一見其侶。掀翻鼓翅。關關作聲。不然。即百計引之不發也。歸館後。興未酌。使僮復招洞生來夜飲。以畢春趣。時月色可人。生尚未至。諸生擬一境曰。洞生出門矣。余顧諸生曰。無奈若輩俗令長者外。索客也。時必登年。

纔十餘齡。應曰。無奈分尊何耳。據此則渠興當不俗。

頃之生至。同話日中行游狀。余因謂生。今古此月。今

古此人。月無退生情光無改。人情亦無改。彼醉臥月明。花影零

亂。余與若前時事也。千百年後。余與若精神。留注于

花光月色之內。未有盡時。特借後來軀殼。以為附麗。

之所耳。生亦曰。彼謂何處無月。何處無竹栢。但惜無

如吾兩人。憶當年。亦如今日。吾兩人好處。不可

以言傳也。遂為飲計。大江揭胡隱酒卮來。清潔可愛。



余謂飲不常徒令口舌受用也當先注火酒鎗內移

之坐隅聽其松風之聲嗅其蘭麝之氣使耳鼻間俱

有酒意蓋此中趣味當如獨繭抽絲愈引愈長若只

大甌大啜何殊趕脚輿夫一醉即便休也已而大江

出其巧思謂以酒鎗置坐隅不如以鎗壺置案頭更

便清聽也尋復虞酌之易竭復取小江燈壺置洞生

左側且謂兩人更酌省却平頭碌碌向人也余善其

言繼而燈燭雙熾兩壺聲氣俱發余謂洞生曰此兩

部鼓吹也此兩鑪旃檀也兩人相酌快甚復口令相

謔大江小江必登俱來佐談余因令三子同坐勸洞

生飲時各聽壺內聲以擬其似或謂似蟬鳴噫噫或

謂似車聲吼吼或謂似琴聲楚楚余謂逼真則鈞天

奏也已而壺復注酒燈氣未盛酒聲未發諸生欲急

于聽多炷蘭燭余因謂洞生曰石衛尉以蠟待薪窮

措大以油待火矣大江復謂街心月色甚好移座向

月兩燈壺置兩案頭兩生同坐一酌余一酌潘公望



不善酒獨翻書燈下必登復來座喁執壺余謂則有  
佳子弟司存渠謂盡弟子之職耳蓋其意與不惡以余分不  
 能發其酣暢之趣余因復令同飲且命之曰若讀書  
 成人後余可與若飲矣特酒興俱尚未盡亦未至丙  
 夜但餅已告匱洞生亦謂不必太淋漓也復訂來約  
 送洞生別明日為之記壬子十一月望日也

魏惟度曰與二三知己飲酒看月自是韵事然非  
 得趣人不過飲之看之而已先生恣意在酒月  
 之中遊神在酒月之外自迥然與俗別  
 楊太容曰最平常事一人高人心眼便自不同始

信謝莊月賦陶潛飲酒詩不可多得



紅花夢記

余與長卿同事有年矣。長卿簡而靜慧而悟不一。一尋行數墨。然余語之未嘗不了了。其專精昭代之制。

高。人。韵。子。

如水之赴海。卽有瞿唐灩澦之險。龍門碣石之奇舉。凡種種結撰爲好事之所標指。幽人之所寄玩。委蛇蜿蜒。終不足以奪其百折不回之勢。其一往奔詣如此。余則泛濫無歸。或停爲渚。或涵爲淵。或流爲川。或滌爲溪。或激爲風濤。或湧爲天塹。但謂天地之間無



處非水。視夫滔滔汨汨。指海為歸。余有間矣。居常兩人  
 睨視。未嘗一日忘鹿中原。壬子之役。余以內憂去。  
 長卿亦負書擔囊歸。歸而兩人相與謀曰。中原壇坫。  
 地何物桓公遂歸。然葵丘乎。欲問諸元龜。未果也。不  
 數日。長卿來為余言。余疇昔之夢甚奇。夢子與余語。  
 次俄而天門一道。光彩射人。點點簇簇。飄拂而來。滿  
 人襟袖。子謂余曰。此紅花也。吾與若共成之。中間兩  
 人快暢。及紅花擁人。事甚奇。即今與子言。尚覺吾兩

結上透下妙

人身在其境也。余因與長卿曰。命之矣。時與翻狀元  
 圖考。記某君夢月花事甚奇。意有所當。不謂長卿來  
 言。夢與余所按圖合。兩人感召。如燈取影。因舉以証  
 諸長卿。瞿然曰。此真余兩人事也。余因思人之神。寤  
 則開寂。則闐闐而動焉。夢之所由生也。或以象。如韓  
 琦之捧日。或以意。如李迪之剃鬚。或以字。如丁固之  
 夢松。或以數。如褚淵之夢著。或以音。如高啟之夢樹。  
 其於起家一路。夢想所結。歷歷有徵。今紅花其以象。



告耶彼情感巫峽榮枯黃梁得失蕉鹿物我蝴蝶總之意有所適夢亦同趣余與長卿所適非中曼矣長卿以夢中得之余以圖內合之神之所告理固應爾

魏惟度曰英雄不遇則發狂疾文人不售定結痴

夢然夢得趣甚正不必為天下人掩飾耳視彼

楊太容曰夢得真自說得快非幻也古往今來盡是夢中人耳却此篇文字點破

北窓記

小至熱甚與子期訂竹林之樂出門而燭龍方熾偶倦遂伏枕就寢忽子期排闥入云君那得睡請與子一游消此亢雲火鳥也余喜遂披衣行出門仍覺有日色忽至一處所見古木千章上蔽天日老松盤攫颼颼作暮濤聲樹根如几如杌余謂子期曰脫巾掛壺于此足矣子期曰此余松關入空壘西偏道也遂與子期散步入松風盡處繚以周垣中有修竹數千



畝行竹間得道。俱白石甃成。上覆以竹。綰結如翠蓋。周迴曲折。約行數里。無人。鳥聲。惟有修竹。交加清飄。寥泲而已。竹中間設有石橙。余與子期。或一坐。或復行。時聞有落子聲。轉至一處。見紅蕉數百株。掀翻圍繞。少頃。梵音出焉。凄清欲絕。余咲謂子期。此陳思王游魚山時也。尋路入。得禪室。室外有六角亭。俱白石作柱。余以手摹之。作吳語戲曰。何乃洵。亭簷激水。垂溜。濺人衣履。亭下有蕉葉。侵簷。遇溜相觸。滴滴如寒。

雨久之。一童子持甌至曰。此惠明泉也。余問安得此。子期曰。造叔夏寄一髡。回政期與君醺之耳。飲罷復出游。環顧周匝。又另是一境界。修竹之內。高者爲臺。窪者爲池。或樓或閣。爲隱爲現。若在烟霧中。步所經過。俱覆以竹。至一石洞。覺寒氣逼人。因往觀之。有水室存焉。層布疊出。峨峨山積。洞口漬濡如殘雪。一童子敲冰嚼之。余復差子期肩同行。路側有垂柳絲絲。可人。復從柳下坐。有玉井盈丈。清淺可鑑。中有藻荇。



錯雜。戲魚出沒其中。久之復起行。余方欲得一高處。眺望。少頃得高樓。樓累數層。余與子期直上最高處。樓俱不作壁。風肆出。凭欄一望。修竹千頃。與風起伏。如平疇。廣畝。麥浪漲空。又如碧水。驚濤。謬來忽往。先是行竹塢中。如重九天氣。雲影在人衣帶間。至此見日光四射。樓東隱隱最高處。見突起平而遠者。子期曰。此廣漠堂也。樓西隱隱最高處。突起直而峻者。子期曰。此雁陣樓也。久之風勢逼人。不能久待。余與子

期下樓。各尋密室稍憩。余卧北窓下。窓外高築有花臺。花氣從風蕩入。此時蝶夢正清。長閑綉扇。醒時曜靈已西匿矣。童子以果餌進。余因問何處有好月色。曰。主人已久待玉蓮池上。余迺遲至。見子期摘白蓮自嗅。聽數美女掉歌。池中復覓一舟。招余同入。扣舷而歌。池亦修廣無竟。時月色正望。波水淪漣。剖蓮實作碧筒飲。子期進曰。子向苦熱。謂無可避處。今日頗坐子于清虛之府。荒圃一隅。計足下以殘暑了之。伊



時寧無一言以相及乎。余曰唯唯。復掉舟底听。聽琴于美人室。一童子啓扃。余與子期竟入。兩人坐堂中。相對闐寂。花影零亂。堂上有亭稍高。忽聞香氣自簾內出。頃之琴聲清越。余靜聽之。則子期所製秦十二郎辭也。余嗟嘆久之。子期曰。此不足慰君聽。明日君當製一辭。彈于湖心亭。當使遊魚出聽。更覺快絕。余已作字遲君家。子由今日且留興。就曲室寢。已而兩人各別去。宿余萬玉園中。余亦就睡。簷頭定風鈴。鈴

聲動處。忽聽修竹琳瑯相切作聲。時如萬馬驚濤。風颼颼從帷帳入。覺寒甚。思挾纊。忽爾驚覺。則日勢正午。人各揮汗如漿。余尚猶在夢境。有寒意。隨寫此紙以訊子期。并寄吾弟。時萬曆甲寅夏六月也。

魏惟度曰。好友勝地。樂以忘死。卽是上界神仙。豈復知人間有此一團猛火乎。讀此文。正使安期。羨門之徒。種種生如。張孟常曰。炎日讀此。若出火坑。而沃以甘泉。飄飄有羲皇上人意。且令人穆然思子期也。



榴館初函集選

卷之五

黎陽楊思本因之著

晉安魏 憲惟度

西昌黎元寬博菴選評

盱江張世經孟常

門侄孫日升集虛編輯

侄孫日鼎太容較訂

傳



小友楊居明傳畧

余忘年友則有若弢云。若弢生多異。喜茹蔬不食牛。又靜而慧。性孝友。似是再來人。其父與予生年同里。閉同志趣。雖不盡同。而時同。遂與余為莫逆。常私字雲卿。故余亦以雲卿呼之。余仲與若弢亦為同年生。又各有臭味。故余并得與若弢為爾汝交。往予為藏鈎戲。記若弢未是舞象時。予故別出奇相戲。自有數如見以至無窮數。復自無窮數以至無數。又或故顯而疑。

之隱而實之。若弢輒解了。與他人言。不以為怪。則誕。乃若弢實以為如數掌中果。是一是二。不吾欺也。其穎異類如此。工舉子業。為詩有父風。亦時過其父。復與王孫尊肆三兩人為詩社。花之朝。月之夕。未常不相過。過未嘗不彌留。竟日。若弢父有才不善藏。不似其伯兄太冲先生。恂恂退讓。竟得售知于時。若弢見其父坎軻。常若重有憂者。斷酒肉幾十年。其相得必入氏。輒惋惜其才。而悲憫其心。故若弢常慨慷悲歌。



有所作如愁蛩苦蚓不似少年韶令語作曉鶯春鶯

也體孱弱善愁復善病酷似余仲余自仲之去見若

發輒以為余仲其愛惜若發雖予亦不能言其所以

然去年余徙家城中與若發日益遠而若發之詩日

益多後嘗聞若發多病復苦讀余為書道之又恐重

傷其意乃若發復余書曰二豎為祟恐遂不起奈何

則若發既已自了死生矣八月余妻病聞若發病益

劇余作一字從其父雲卿問訊書未發不數日而余

妻亡亡後三日復聞若發更已早棄余揣袖得前所

問若發書輒涕下久之若發未去一日前其伯父之

子若登夢若發道服手提一拂飄然從其家出然則

若發果是再來人二子一女先若發隕若發隕而一

子復遺腹生失而復得若有造物以是語若發之前

辟之說劍一映而已雲卿謂予言曰余與若最深而

予之子復與若善不可遂湮沒吾子輒泣為記其略

不復知為文也



黎博菴曰情質而實綺此種文真可以入大家矣  
魏惟度曰讀此文令人神交若殺若殺不死矣

兩博浪妻傳

博浪俗所稱賣零碎鼓也

余友璩爾助負長卿之才缺如邛之遇總法常侈言有兩

博浪妻俱殊色一朱姓一趙姓朱姓近爾助之園爾

助常讀書園中其家僮來告爾助曰朱博浪日貨物

於外輒往返經旬其妻苦無食日抱孩登山以望至

日暮夫不歸則又輒與其孩閉戶自扃如是者亦不

知凡日或輒詈其夫謂何不善家乃凍餒妻子為婦

曰此我自命薄於夫無與有狹邪少年輒從旁睨之



意謂或可以乘間。乃婦竟堅。餓少年竟無由入也。爾助為憐之。命家僮持粟以餉婦。輒又好語謝曰。我貧人不能還相公。我夫且將歸。幸即持此還相公。更無勞相公望也。在座皆嘖嘖嘆羨。奇翼從而議之曰。是胡不獨處閨中。乃招外人閑眺乎。伯仁曰。然則望夫石非與。後夫婦竟不知所之。又爾助年十二三時。寓讀於趙氏之旁。趙年方十八。色尤勝於朱。夫常外出。如朱氏之夫所為。家只婦一人。隣室有淫婦與惡少。

相、關、合、奇、在、此

往來一日。隣婦為惡少持金二大錠來誘趙。趙北之曰。而不自做人。復欲波我乎。時有來訪爾助之師者。誤從趙之室探望。乃趙大罵曰。爾既讀書。奈何復窺人婦女乎。誤者嘖嘖吐舌。乃爾助時取硯水過趙。趙復語之曰。我以爾年幼。故今不禁爾取水。爾後再勿來。省得復引他人也。後婦竟天死。史氏曰。夫人莫苦於無食。莫重於得金。即號丈夫不勝濡忍焉。乃此二婦。非有父母兄弟國人之防。又非素稱詩說禮之

狼、毒



家胡食之可欲。忍而不入。金之可艷。擲而不受。此豈  
猶人者耶。因作兩博浪妻傳。

黎博菴曰。文有關係其制小而義則大不必臆諸  
節烈亦不必及言以至河間矣。  
魏惟度曰。逸事不遺可為有心世道者。

宗友楊希震傳略

吾友楊希震字修可。有不羈之才。善詩酒。因慕太白  
之為人。自號曰古曰。三歲而失其所恃。幼即喜讀書。

嘗得其祖中洲公書讀之。中洲公尚主宜春邸。熟國  
朝典故。故修可亦多所異聞。甫成童即善草書。其父  
小洲公。拓落不事家人生產。教修可甚督。嘗從其姑  
饒州吳先生家。得大全諸書。背負以歸。修可識其事。  
于後念之。未嘗不痛也。失小洲公後。修可家益貧。顧



其母怒如撫視其弟妹啾啾如乃修可素為里中所  
 愛敬得藉以不乏母自績修可時持釣溪頭意條然  
 也弱冠同宗人往學建業歸舟抵彭蠡風阻修可因  
 買酒自歌歌曰飛霞落日廬山外淡雲細雨廬山內  
 下有長江白練飛突兀鞋山儼相對狂客高歌在水  
 頭上下乾坤那得愁會須一吸澗百斗無人載酒葛  
 巾空掛頭湖上舟人大叫阻風久我愛江山頻搖首  
 直待阻到今年明年又明年那時有些歸心否其興

讀此歌知為唐六如之流

致及所談類如此歸來文益進輒誦其所得及吊太  
 白墓詩所知交多名士宗邨有意氣者皆相為結納  
 同時如王孫交最早余稍後甫壯與雲卿同時為諸  
 生兩人意相善郡守及郡李俱奇其文謂可取券於  
 異日乃修可茂如也為人有氣骨不避權貴性嗜酒  
 無嗔呷雖兒童厮役亦多樂與之狎常好為滑稽其  
 語治則黃虞致君慕堯舜又常嚮慕於無生之學其  
 言雖若近泛濫然實有見于合之義非故大言欺人



也。既壯而有室。旦夕竭蹶奉其母。及嫁其女弟。并授室。兩弟不十年而其母以天年終。兩弟益壯。修可以苦貧。常為人捉刀。遂得北抵燕趙。南至瓊崖。東至粵。又常走蘇湖間。足跡幾半天下。所至輒有詩。題其草曰。冀鴻謂冀以記歲月。鴻以留趾爪。晚來遊洛。好道茹蔬。不近酒色。在洛六年。洛中士大夫爭慕之。復與有道金先生游。青齊道益進。因顧念其弟。辭歸到家。與宗邨往來。賦詩曰。山山水水眼中迴。又喜桃源一

徑開。本是令威雲外鳥。為尋華表一歸來。其視盧敖見若土。蓋不啻溟滓弟之矣。一再娶一男一女。俱不存。常字其妻曰卿。一曰丘。再曰黃。又謂丘卿可與忘貧賤。黃卿可與忘生死。人或咲其言之過。然坦然于貧賤。死生外實修可志也。常生作祭文與其妻。復題其妻之墓曰。明楊希震妻黃卿墓。黃未死之日。問修可後何為。曰。吾鐵鞭一條。鉢盂一個。或持鞭以控山海。或托鉢以遊宇內耳。黃服周必大守彥。俱欲留修

兩事正是一條



可讀書。乃修可一日為余曰。吾且老。拮据一生。有如  
 幻泡。為是丘隴。有吾弟姪。吾今欲脫離生死。尚復沾  
 沾塵網耶。余問欲何之。曰。吾今且向洛游嵩山。以終  
 吾志。故吾長與子別。余淒然久之。但生死事大。吾何  
 能久羈修可。從來有志之士。類欲殮松餌木。嵩固仙  
 靈所居。修可異時得入。吹簫伴侶。則吾與子又未嘗  
 有隔絕也。庚申六月二十四日。信筆直寫其畧如此。

張孟常曰。亦一異人。不可不傳。楊集虛曰。每于倫常不薄。故飄飄出塵。無非至性。

榴館初函集選卷之六

疏

無任法師住西山募疏

修劍閣募疏

書牘

擬呂布責劉玄德棄徐州書

與古白

與王孫



與仲弟

答同臭

與王孫

與江守默

與雲卿

與王孫 六

與仲弟 二

賀壺翁

答友人

與某上人

與遠人

與王孫

與九解

復心瀾叔

與友人

復鄧壺翁



謝鄧壺翁

與璩爾助

與包叔賢

二

寄鄧壺翁

與鄧壺翁

與包叔賢馬鵬揚

與公望

寄朱堅白

寄劉安倩

與璩肇翁

與盛補之

與璩肇翁

答潘尊

與鄧君遷

與包叔賢

與涂仲嘉



與黃敬授

與吳懷璞孫膚

與黃敬授

謝鄧君遷

與涂子期

與登來翁

與涂仲嘉

答過蓮谷

惠茶

與璩肇翁

與象賢

與潘師

與懷老

答張友

謝鄧聲子

與吳逢因



與鄧止仲

與鄧介于

與鄧來翁

二

榴館初函集選

卷之六

黎陽楊思本因之著

晉安魏 憲惟度

西昌黎元寬博菴選評

盱江張世經孟常

門侄孫日升集虛編輯

侄孫日鼎太容較訂

疏



無住法師住西山募疏

書稱楚子願乞命於熊蹯。傳紀趙王延殘喘於爵。設此皆鞭撻宇內。叱咤區中。一旦寵利烟銷。繁華電滅。寸鬱曾不到口。一簪不得着身。先師不云乎。以是思哀。哀可知矣。是以達人智士。望琪樹而朝餐。就瑤圃而一息。便覺化城伊邇。仙室非遙。壽將震旦無窮。名與諸夏相畢。雲閣無住法師。匿影鳳皇。藏身龍虎。真朋雨集。寧但緇徒。道契雲從。俱稱白足。猶欲淵潛地。

肺鐸震雷門。指南岳而繙經。借西山而住錫。不見聚糧三月。乃欲面壁九年。凡屬善根。能無佈種。給孤園內。俱爲長者。之金如意。座前盡是人天之粟。此皆往事。奚獨今茲。風送虀香。依然法界。月臨秋水。各洞本來。分一葉於萬樹。卽是濃陰。聚半滴於支河。便成大潤。一靈炯炯。爭言八百仙人。千佛林林。誰讓獨爲君子。異日嵩嶺青牛。飛來漢表。緱山白鶴。響落雲端。行將作法十洲。豈直登天九祖。畧存爻繫。以識象詮。世



有可兒應嫌綺語。

魏惟度曰以綺麗之詞鼓慈悲之念當為佛氏功

臣

楊太容曰欲戢綺語舌上反吐蓮花雖屬小品却得上乘

修劍閣募疏

將為祇林梵刹人各傾儲而出即生平不妄給人一錢或有叩門持疏請分一文半字輒津津樂為供應良以佛門原有所謂福田利益得瓜得豆鐫感于心乃若葉珠之室寥陽之殿與夫羽流之所棲息自非修真之志之人未肯落其一毛以故道院常不多建即建矣久之而傾圮焉亦止聽其傾圮而已道之曠絕以是哉吾邑山環而邃水幽而曲常多好道之士



探玄晰奧。莫不高曾鐵杵。祖父仙壇。談及斬蛟劈麟。宛若身履其事。視蓬萊問海水深淺。若夫小年之與大年。正如龜鶴之笑蜉蝣。他不具論。卽以鶴仙劍閣中記江無隱法師。以符術知遇元世祖。世祖賜劍歸里事甚奇。乃其徒爲建閣藏之。祀玉皇其上。今劍去不知何時。閣圯而復建者。亦不知何時。乃其子孫復葺而修之。問叙于余。夫余亦何知。但以無隱法師能以其道動人主數百年來。其徒乃不能繩其事。以啟

通里之人。豈古今人不相及。抑亦道有隱顯。遇自有迂合耶。輒復語之曰。第勉力爲之。今里中好道而樂善者。不異疇昔。方日夜與其曹偶。共談天上事。豈其尚有塵俗之撓。不知樓居爲神靈所棲息哉。汝曹第勉之。汝家張三。丰受人供養。猶能以其笠脫人于厄。則有談福田利益之說。豈其不朝種而暮穫也哉。詩不云乎。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言神靈之所爲也。法師有神將。不日有望東而崔巍。翬飛而鳥格。



者。是此閣落成之日。吾且對青牛而灑卮酒。

黎博菴曰。首段借佛而起。道故知二氏同源。楊集虛曰。述江無隱舉張三丰。欲使愚矇悚聽。亦欲動之一術也。知為首事者有苦心。

榴館初函集選

卷之六

黎陽楊思本因之著

晉安魏 憲惟度

西昌黎元寬博菴選評

甞江張世經孟常

門侄孫日升集虛編輯

侄孫日鼎太容較訂

書牘



擬呂布責劉玄德棄徐州書

夫智者不違時而去利。仁人在隨分以立節。是以我情相信。民望咸歸。一或不然。清議隨其後者。言失其所乘也。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鳩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董卓之凶逆。思亂自危。隨在而有。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於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蕩雲會。萬里相赴。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

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千百。以還相吞併。然終無有爲卓計者。布以不才。手刃刺卓。一朝還天下於清平。卿之所知也。天下人所共知也。亡何天未悔禍。賈詡爲殃。使李傕郭汜等。橫入長安。復爲漢亂。關東諸將。更無有安布者。因與卿結爲兄弟。夫以布之殺卓。請關良以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自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歸○扼徐土。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徐州天下之市。



朝也。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卿以陶謙表爲徐州刺史。屯小沛。謙復以病篤。謂非卿不能安北州。然則卿不當棄徐州明矣。故布今日實不能無憾於卿。請逐一而數之可乎。謙死。糜竺率州人迎卿。卿乃退讓不敢當。下邳陳登謂卿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而卿乃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

所歸。君可以州事與之。嗚呼。卿果謂公路能安此州乎。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登久知之。孔北海亦久知之。謂公路塚中枯骨。原非憂國忘家之人。今日之事。百姓與能。然則人人皆知公路非能安此州之人。而卿不知。欲輕委之。是謂不智。知之而故言之。是謂不仁。旣而卿領此州。袁術來攻。豈非卿謂當以此州與之。而遂貽伊戚乎。夫愛人者及于屋上之烏。謙故將曹豹在下邳。謙肉未冷。而卿之弟飛欲殺之。豹以亡



林之猿。不暇擇木。求撫於布。布多謙之義。而撫豹於  
邛。順民之心。因爲州牧。卽此一事。是卿自棄其州。謙  
而有知。不將快快於前言耶。幸而卿自悔禍。請和於  
布。并勢擊術。布還卿妻子。以卿爲豫州刺史。具刺史  
車馬童僕。祖道泗上。時有謂卿反覆難養。宜早曷卿。  
布仍不信。後術復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卿。卿求  
救於布。布選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卿。靈等聞布至。  
皆歛兵不敢復攻。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爲諸

君所困。故來救之。於是舉戟於營門。布言諸君觀布  
戟。小支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鬪。布舉  
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服。罷兵。由是而言。布之  
於卿。正未嘗一日忘兄弟之義矣。乃者布使人齎金

欲請海內買馬。卿之兵不聞相衛。輒復見掠人。亦有

擬呂相絕秦文

言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布。是以有沛城之役。卿敗走

歸曹公。公以卿爲豫州牧。給糧益兵。使來擊布。夫以  
天降災沴。禍臻徐州。人人始願得卿。以爲宗主。卿先



巨測遂爾蔓延。使一州人竟殘鋒鏑。陶謙當悔其將死之言。糜竺亦恨其同州之請。上何以臣。王濟民成五霸之業。下何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本初雅有信義之言。既爽。元龍知有依歸之語。亦虛。卿今將無謂我已得豫州。徐州原非吾志耶。嗚呼。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不謂卿之狡猾。乃爾。是卿未棄徐州。心已先棄。徐州此布所以負戟而長嘆也。今遣中郎將高順。問卿於沛城之下。

黎博菴曰。文極練核。有品地。魏惟度曰。指事陳情。可謂刺骨。女亦多出入左馬間。

與古白

珠露凝寒。錦衾引暖。溫柔之鄉。轉濃。馳動之情。既薄。亦復念及三冬。足用七尺。空慚者乎。古生古生。前途似漆。世事如麻。殷攬樹而長思。王擊壺而浩嘆。自非有龍蟄之精神。烏能作鸞翔之事業者哉。

魏惟度曰。有許多感慨。勸勉之意。說不出。



與王孫

昔者邯鄲告急。仲連慷慨于一言。鄆郢被圍。包胥涕  
漣于七日。此其人皆能呼動天地。指揮風雲。今王孫  
所需。不過司農之倒章。魯人之贗鼎。仙客乃不能收  
半辭之益。九頓之誠。將無說之未工。抑亦才之不逮  
耶。引手無由。拊心益切。愧在我之徒嘆。須置汝而不  
思。必也俟鴻羽之既成。然後指雉盟之交好耳。

與仲弟

見弟文。大約與我昔年弊病同。不欲作常語。作新語。  
其流遂至于枯澁。不欲言人所已能。欲言人所未能。  
其流遂至于支離。今願弟且作常語。言人所已能。且  
于題內發揮。莫于題外探討。文字必當多作多看。如  
對楸枰。徒看而不作。只是一個死譜子。臨敵必無變  
化。徒作而不看。只是一着屎棋子。下手必無局面。今  
願弟多作多看。所謂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吾弟  
勉之。



楊集虛曰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臙脂畫牡丹是今日做時文的捷徑楸枰一喻絕警

答同臭

伏讀手尺良苦足下春明門一席地未到手出其餘且坐臯比生活君無水田三百畝不由不做猢猻王也呵呵講三重章良是又謂生今反古雖無卓老之禍必搜貧賤之災此真是悟語君求富貴得富貴矣僕近日亦有悟往時好古不好時不作文作詩故所如不合今且以程墨作十九首時藝作五七言近體復以風辰月夕之景花歌鳥唱之情一聚之制舉中君其許我有瘳乎修可真是好漢子然終與吾兩人不相似大抵薑辣桂辛性氣已定不可強也大事伊邇真欲人將休吾不敢休然近來甚不欲苦精神期于不甘不苦有意無意且謂懸梁刺股終是太枯稿也郊墟既涼努力自愛

魏惟度曰不苦精神正讀書作文得力處未入三昧者不知

與王孫



往聞俗儒之言曰。士鳥謂古。居今之世。政須時。菀耳。未嘗不深詫其說。以今觀高等。并一二中雋者。則古誠不必用。蓋世不多漢武。而欲效典午氏。奏大人賦于其前。彼且謂何處得此。馭舌之人。必屏去之。為快矣。用是屈首時菀。學東郭生。濫竽齊王。且不作任世而作應世。不工古文。而工時文。君其謂之何。小作數篇。真如作小兒語。咿嗶不來。竄之君側。強為教之。

楊集虛曰深中時弊所謂非咲怒罵皆成文章

與江守默

炕雲火鳥。曾無斯須。泰時赤脚。層冰徒勞。幻想會送客出外。奚奴報君詩筴至。歸喜讀之。流覽周匝。令僕煩囂。頓洗峨眉。天半雪矣。伏承注意家季。僕已佈辭。并得讀君佳什。謂如君者。不可不一晤也。商吹未來。泥人矯首。何時得與君同坐于楓林之下。一歌叢桂之章乎。

楊太容曰讀此覺

嘲熱客為多事



與雲卿

雲卿足下。人生功名富貴。俱是代人做事。惟眼前受用。是自家真正趣味。古人有言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盃酒。真足千古。又曰。握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卧酒。不可過時。嗟乎。時之一字。余與君失之久矣。記與君爲童子時。便自解惜春。解作賦。有嚶嚶千古之意。謂彼功名富貴。直以其餘及之。如取如攜。無甚難事。何圖以此四字。竟顛倒半生。求所謂握月擔

風。吞花卧酒。神情若滅。若沒而已。有時意往神來。又被功名富貴扯去。此真爲人太多。而爲己太少也。嗟乎。豈獨余與君然哉。唯余與君獨知之耳。憶君與余同學時。得交君家長公。長公以茂齡釋菜。穎異絕倫。爲時偉器。當是時。方謂不數年而入木天。登秘閣矣。嗣是與九畹同學。九畹恂恂君子。與王孫修可善。王孫篤摯不拔。修可曠達不羈。最後得仲純。必太。仲純温温可人。必大矯矯離衆之數人者。令惠徼天幸。乘



雲氣超忽荒。亦何有愧近時諸貴人。然而猶然共我輩生活。日藏身蠹魚中。至問其所謂吞花卧酒者。十不得一焉。卽有之。亦如人家。蒼頭偷飲。終不自適。未酣而主人呵其後矣。卽今諸人一鱗一甲。俱有霧氣。方且出來代人做事。未有了時。石公有云。寧負公家稅。莫負少年年。余與雲卿及諸君俱負少年年矣。早晚各就仕路。如蛇入洞。未有出時。到回頭時。各買得一匣杭粉。施抹髮上。此時對花啜酒。亦強無歡趣矣。今來與雲卿約。聯一社。社以每年元日後三日始。社聯八人。人飲八日。余與君作盟主。共結探春之讌。豈不一大快事。此社仍如諸老會。每人醖金以爲約束。又令異時後來之後。亦得以修歲事。不負此少年時也。書到君可送諸君看。或有謂耽情沈飲。不欲與斯讌者。唯余與君數人舉之可也。

張孟常曰。太白春夜宴桃李園卽篇中之意。

與王孫



雲色舒和風光轉暖。渾似醉春時。重以夜來小雨。曉

起微晴。問玉人不知。開到海棠多少耳。復誦曉夢初

醒。巧舌傳來青瑣闥。朝粧正罷。嫩紅摘到碧桃枝。此

時此境。誰可與仙客共者。公家雲卿乎。修可王孫乎。

修可如南飛之鳥。海濶天空。所見既大。時有塵外之

思。雲卿如夜光明月。貯以玉盤。環轉既佳。又復陸離。

王孫如高坐道人。不作漢語。以簡應酬。又如百川赴

海。未見其止。復有清卿。精金美玉。允為至寶。必先如

法駕之馬。不失尺寸。守彥如風胡藏劍。雖重韜襲。光

自觸蛟之數子者。其長皆余所願學。不識王孫是余

言否。敢展布之。聽君訶可。又不識王孫。亦將僊客何

處安脚。俱願聞所未聞。

楊集虛曰如讀  
少陵八仙歌

又

王孫雅不謬許可人。僊客復蒙過譽。當是情愛之極。

故不覺為溢辭耳。頻年出外。不見君家碧桃。值到開



時有似平章之宅。今歸當得爛熳。丹跗紅萼。須與王  
孫品題。共此壯年。不醉拚醉。莫使後來。花咲霧中人。  
也。早晚抄書。赫蹏告匱。便問多少。寄我。

楊太容曰看奇花飲醇酒品

題人倫自是全副名士

又

南樓日來有意趣否。此中風景。僕閱最多。初年與王  
孫讀倦時。作百草戲。此少年伎倆。殊不惡。夜漏雨濕。  
被苦寒。同王孫賽。讀文選。至明。每于孤燈夜坐時。聽

亦趣

蚯蚓唧唧不絕。復有他蟲。湊響。循環無定。莫知起止。  
如奏急管。哀絃。兩岸蛙聲。大者如老鴨。今回視之。已  
六七年。屈首受書。貧賤如昨。士生若此。殊可咲也。寄  
語王孫。勉旃自愛。

三

前與修可密坐。聽其言。真覺功名。鷄肋。道路羊腸。為  
歡幾何。人生日蹙。今又遠遊千里。知必有刺刺不能  
休者。王孫可一言壯之。



又

判袂匆匆。情為境奪。自入春來。柳花桃葉。無非逐人情緒。又輒為霖雨所苦。故每拚酒索歌。有如新禽弄響。自然歡暢。亦惜此春容易將去。四顧烟光。同伴者少。今僕已收拾一腔春蟲魚中矣。雪花燒鐙。與月相映。眾樂戔。芒無仙客在座。不得紆王孫之酌對耳。

又

鐙月之夜。復爾雪霽。諸好備矣。仙客若在家時。當有李。摹之。笛。和。君。正。平。之。鼓。六十里路外。便若古生之在廣。簡叔之在越。以斯知山川間隔。即成離恨。寧論遠近哉。

與仲弟

成親是好事。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生生不息。皆在于此中。看得太淡。雖與溺愛。社席者不同。却與起化。閨門者遠矣。願吾弟從此參之。弟云欲尋本來面目。夫本來面目。又豈有外于日用。倫



常之近哉。世人只合做世上事。如李卓吾棄家學道。亦是。他功成名就後事。吾弟方如泥在范。如金在鎔。乃遽萌霜降水落之想。所謂見卵而求時夜。毋亦太過計矣。又云兢兢業業。死而後已。吾身一日在世上。則世上一日事未可拋也。吾弟以爲何如。

與仲弟

功名富貴。俱在心上。我已屢屢言之。弟試看百工技藝。專精一業。亦便成名。如今時趙良璧之梳。時大彬

之壺。不脛而走天下。况丈夫事業。原一神相爲往來。我以神感。彼以神愛。有不如取如携者乎。世或謂功名富貴。原有命在。然命孰踰于心。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稍或萌一怠弛之念。謂我命不知何時長進。卽此便是退轉。便無入路。夫揮戈指日。一念之誠。猶且上通于天。而况君子能念念相凝。有不命自我立乎哉。夫不論吾有立命之學。而徒欲徼天之功。此達人所以不多見也。今與吾弟同作凝命之學。可也。



楊太容曰大有本領之言可書諸紳

賀壺翁

日修尺祗候外。中夜起視垣野。見台星往來齊魯間。則臺下入覲時也。昔姬公適西土。東人猶能作九戩之歌。况吾儕小人。宿叨振鐸。及無一言以識盛乎。謹以所作題扇頭。惟臺下領而教之。

答友人

金閨僑胼早。飲香名缺奉塵言。實深冥契。日祖居回。得領教尺。媿媿數行。知有命我。尚緣居停密邇。未有遷次。需其既定。復圖裁答。

與某上人

鳩工壘石。勝于編蒲。此之功德。無可涯測。敬庀薄鏹。以當朝餉。聚沙成佛。知不厭其小也。

寄遠人

白名刺往來定。交后不獲通問者。若而年。不肖猶然蠹簡中。生活髀肉幾許。羞與海內人士談矣。惟足下



名滿宙合。千秋筆削。充棟汗牛。又時從竹冊中見注。念不肖。乃知文情一脉。卽以風烟迢遞。未嘗不默默。相爲往來也。郵便聊附素書。并以近刻二種遠政。惟足下試寓目焉。

與王孫

別來只繙完一部大學生近狀。何若爲人。作司書司貨乎。王孫足下。幸得具形。必不能浪生浪死。審矣。然不佞流覽寓內。其不能特出而爲人者。蓋亦多故焉。

自百家衆技之說興。而五行眩惑。形相替亂。時日風水種種襍祥。相爲糾纏。如奉符命。非一世矣。不佞泛觀子史稗官叢譚。將謂是皆妄誕不足信乎。徃徃責券如神。謂其全非。固非通論。遂謂一成而不易乎。則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易。豐頤餓死。縱理祿終。此一身之近而易見者也。至如孤真達觀之論可與了凡並傳虛未必獲禍。王相未必得福。灰堆蟻壤。時出異人。崇山阜川。動多群醜。或梟啼而拜相。或芝產而滅身。此



猶彰彰可覆按也。是以古人行道而委命，不用億中以取信。今議者不求之于吾身，而專聽之幻宵，亦已過矣。善乎袁先生之言曰：人未能無心，終為陰陽所縛，安得無數？但惟凡人有數，好人固是拘，他不定。又曰：吾于是知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余因為之廣曰：北方之狐，天限之形，育為異類。一旦年歲深修，時轉為人。况乎號稱萬物之靈，罔死牖下，且為紫姑所咲。今

書一通。為生訂鐵杵約，其成敗利鈍，我不敢知。要之兢兢業業，死而后已。如或徼惠異日，得覩津要，固不患無學術以處之。即今老死黃馘，所謂彼不與吾事。吾事畢矣，惟生以為然否？見修可亦以是語之。

魏惟度曰：破時俗之見，申理道之言，老成深識，自不可及。

與九解

耳。熨九解更生名久矣，乃不俟先致書更生而不及九解何故？此其中亦自有說焉。九解以貴介而享盛



名驟以糞土投之。知且必耳。囁之曰。夫夫也。何無因。而至也。后子期元夫謂曰。九解寔天下有心人。恂恂若不勝衣。豈有對更生而舍九解耶。遂不勝踴躍。以近文為贄。前交九解。知九解又且輾然對更生。咲曰。夫夫也。是固先以臭腐遺子者也。筆墨有靈千里之外。已儼若一室矣。

復心瀾叔

得接教尺。宛如見面。并聞位望日尊。問奇踵至。益知

澤厚流深。齊驅白鹿。三鱣發祥。原是吾家故事。不肖且于台尊有厚望焉。自愧鹿鹿。局促轅下。每一念至。未嘗不思一日長鳴。尚冀不我遐棄。時惠德音。則所藉提命為不淺也。窓刻五種。聊用請政。倘有異書。更望遠寄。開我聾聵。

與友人

僕肆目區中。流覽前哲。音徽如綫。軫慨無時。又謂宇宙曠蕩。詎絕靈心。睠念伊人。藐焉姑射。何啻今日得



仰漢儀。敗素旋驅。新纁就織。遂使家操子墨。人盡童  
鳥。大兒小兒。猶未厭心。前席降階。于焉差擬。豈第識  
徹。玄微無堅可壘。抑以才深淵海。有際必窮。姪何掩  
泣。自痛不如鞭弭。中原惟有三舍。今方祭塚臚傳。傷  
珠控額。海氛甚熾。實與偕來。復斟斟于一旅。正有窮  
于文囿。其在茲乎。山迴川阻。莫駕巾車。玉貌非遙。遡  
空凝睇。異時歡然道故。洒洒臨風。共游青旻。以觀玄  
始。則今日之神交。先定之矣。刻書數種。用付郢削。不  
盡去箋。

復鄧壺翁

自昔人事靡定。積蠱招尤。惟天好生。異人常眷。揆諸  
往牒。已射山河。爰攷今朝。尤馨耳目。肅愍樹勛于北  
狩。文襄著蹟于瑾闈。陽明友旃于宸濠。文忠弭變于  
江寺。此皆神工國手。手到病除。至若青螺先生。及乎  
敬源老師。皆以恂恂儒者。降伏巨憝。復觀今日台翁。  
驅賊駕寇。與二先生鼎立。而三寧第大江以西。偉人



輩出。遂使中區。竝立風雨。無搖國勢。民心于焉重壯。天之所眷。良非虛矣。不肖書牀。寥寂空負。歲年日月。如流撫膺。時嘆尚冀先生長者。不遂委之中路。閱其駑鈍。更加鞭策。庶幾敗素除新。河清可俟乎。遞中遠勅。開讀回環。益知彼中之情。更稔台翁之御。鷄犬不驚。萬家烟火。是台翁寔大有造于彼東北之人也。今上需霖念切。入夢情深。更有舍台翁而別求枚卜耶。復荷重餉。更益綢繆。遙曼征羽。絲粒成恩。加以渥優。逾深丹刻。謹因驛使。輒附驥書。邊郵多寒。雖春猶凍。萬珍籌幄。以候寵綏。

謝鄧壺翁

昔者潮弄廣陵。高人涉足。雲飛隴首。哲士舒襟。良以澄懷茹慮。吞山吐川。遂爾排調。一時感慨。千古生等。五濁正沈。三危未咽。對河山而若隔。愧沙石以無文。乃辱遊之鴻濛。偕于溟滓。登高而頓忘。已之培塿。泛遠而不覺。已之溝洫。寧直醉人以德。實真移我以情。



矣。

張孟常曰可入  
徐庾集中

與璩爾助

余與兄下從事有年矣。花朝月夕。同是多情。水際山  
間。俱為得趣。或吐世外之佳話。或舒遠古之曠懷。或  
見一葉吟風。輒爾寥泐。或聽眾雒呼曉。轉覺淒清。又  
或奇文欣賞。彼我共將。疑義掀翻。往反無禁。既而爨  
童歸晚。長日若饑。散步溪頭。遙指山側。亦復點綴清

幽。徘徊閒敞。春堤木泛。望小艇于淪漣。夜漏燈殘。析  
玄津于繾綣。境之所繪。約有千端。情之所鍾。非復一  
事。何當割席。竟阻聯床。雖云襟帶非遙。終屬形神之  
隔。爾助足下。男兒生計。同此窮愁。壯士昂藏。勉茲鱗  
翰。十斛純灰。泮寒芒于寸鈇。數行敝箒。逼暖氣于千  
金。知握管之有靈。期洒洒以相賀。有懷不盡。致此區  
區。

魏惟度曰雅練

直逼六朝



與包叔賢

春事半闌珊矣。第日坐竹窓。作老校書。萬斛春光。日  
日向曉。風吹去。尚冀吾兄拾得。不致負却花神。乃覽  
柔翰。罔非感時濺淚。恨別驚心之語。益增惆悵耳。盈  
盈一水。不獲掉小舟相訊。時向夢中相尋。又被曉鶯  
呼喚。榛苓嘆美人於西方。無葭想伊人于水國。從來  
缺陌不獨今日然矣。壺翁長城在望。東山之起。當不  
出旦夕之間。卒卒不盡欲言。

魏惟度曰風流蘊  
藉其人如見

與包叔賢

兩日會即別去。大難為意。曉岸柳烟。春江花月。總吾  
兩人牽情處耳。序文不敢徑索。蕪公鉅筆。亦不敢恩  
仁兄。屢作曹丘。或者花神有靈。從芙蓉樓。結成五彩  
雲霧。為百花作軟絲步幃。既而樹裡聞歌。枝中見舞。  
花情如笑。柳恨如啼。老先生不覺神怡心曠。則朱泥  
紫檢。勅畀塵寰。亦旦晚間事耳。



寄鄧壺翁

時待罪鎮遠衛

自昔鴻筆巨卿。駿才逸彥。胸括羽陵之秘。手裁石簣。之符飛光。已自連牛。覃精復爾。沈馬六丁。憤其太洩。二酉忌其過搜。又况功高剖竹。勛埒前矛。宮輔之座。且加商衡之階。日晉此物。之所以戒盛滿。人之所以慨鍾釜也。然剛以練而益奇。骨以摧而益勁。更以乾坤浩大。知賜環之有期。日月光華。識前席之不爽。但以雲霞修阻。鴻乙孤騫。潤瓊語之自今。盼玉顏其如昨。人歸指日。每思祭于花前樹。眇如雲。遡舟旋于天際。尚祈早晚自愛。努力如餐。意行倏忽。千里非遙。書往神來。依依曷已。

楊集虛曰。情詞繚繞。可聽可歌。

與鄧壺翁

夫青汗懸助于奕。襖墨池流韻于將來。此俱茹吐。嶽川喻張日月。乃若峴山之碑。徒聞墮淚。長康之筆。妙有傳神。則又垂壽不同。在世有異者也。是以青蕉生



于雪裡。文賦得自雲間。遂使絕代靈心。至今如在。又况風雨時為飄搖。勞騷憎其感觸。莫不寫其忼壯。寄以幽憂者矣。台翁著伐歸峩。挾藻霏雪。將令銅柱讓雋。彩椽遜長。不謂淋漓染翰。遂成八分盤礴解衣。足稱三絕。開緘長跪。驚石鼓之橫陳。捧筵寅哦。見木難之示現。乃知勾勒之竹。生于海外。青蓮之什。祭于炎荒。此天之所以出奇。人之所以為壽者也。不肖受教實深。報恩曷擬。螢幾時而脫腐鷄。何日而離醢。乃辱壯言。更期大物。敢不背城借一。以報國士之知。擊水三千。直吐男兒之氣。彼中風土。候常不齊。太上精神。居惟有一。臨啟曷勝縉戀。

魏惟度曰剪綵為花天工失巧

與包叔賢馬鵬揚

夏五望前日。捧叔老教尺。初口之而不置。既手之而不釋。輒欲更修長書二緘。達叔老及鵬老二長兄。忽便鴻起自天際。無復有半刻之需。遂按筆伸紙。不知



其不文也。鵬老真率坦易。與人自親。不肖久爲心折。與叔老同聚一堂。便爲雙壁。昔坡公海外。獨自一人。時常散步取樂。或時行至窮秀才家。案筆淋漓。一寫牢騷之况。今老先生乃有二兄。真左執浮丘。右拍洪崖。遂成千載佳話。此中山川。何幸得搜奇吐異之人。一爲倡。二爲和。方且滿度盈篋。傳之來禩。然山靈妒人。知且告于天帝。遣以西歸。則鷺城清風鶴嶺明月。弟且于二兄處。廣爲索也。

與公望

君家兄弟在吾門。俱各有致。獨君溫婉能動人。雖時有相迂。不一瞬而念銷。自非具大聰明。未便輒迂。輒合。此余決君能早成事。以此君入山後。僕亦勉強同。黼調。夢熊復往舊館。藉令山靈有知。寧不寂寂。咲人然。僕寸心似鏡。雙眸如電。東隅雖失。桑榆且收。知君亦能諒也。數日在選練。要自寫自圈。俱我心坎中出。異日卽以付君。惟君善爲呵護。山中漸寒。卽念君所。



更寒間。嘗散步。窓外見亂葉隨風飄。忽時或初醒枕。上聽衆鳥任意間。關則又未嘗不低徊秋水。而懷彼伊人。以二十餘年師弟。猶然未離醯甕。但一念至。能不愧然。丈夫義不再辱。期與君日夜淬勵。共建中原。旗鼓一酒。今日之厚顏耳。畫粥斷菹。吾志既定。君更不必過籌。黼調夢熊。各能自勉。今往小雅注說。共一帙。此書無副稿。好收之。又海門目錄。可照所圈圈出。弇州有云。雖不為吾式。亦足為吾用。有便即寄歸。子期在索。自愛自愛。見來書。斐亶綢疊。情文自生。輒自藏珍。以旌遠念。

寄朱堅白

君侯深情瑩雪。高誼薄雲。奕葉昭垂。千秋自儼。何緣土木。得似瑤琨。偶乙覽于雕虫。遂申盟于軟雉。熱腸蒸鬱。握手放春。涼德羈棲。執鞭恨晚。又復蒙知。敝友更仰上林。共借石交。頓忘匏繫。片辭纒落。輒褒舉于才人。一字足驚。尋鏤鐫于築氏。昔者劉禎之詩。應璩



之什。一遇陳思。遂成名作。以今況古。亦何有異者矣。  
別去山川伊阻。夢寐爲勞。卽謂不思。已堪成憶。輒回  
子期。寫書付力。并致少許輜物。櫻鱗附繭。用代萱蘇。  
變燧回星。亮比松栢。尊公老伯。道力旣全。塵情滋遠。  
方幅之紙。未敢佈於青童。一筴之辭。或借搖于紫拂。  
卽君瑤瑤挺立。千里照人。鴻乙高騫。寸丹知我。午露  
堂寓草。想已告成。仰希印刷多軸。以慰饑渴。復有時  
文十首。久就木災。仍勒鼎名。以生振響。清塵日遠。淄  
蠹自生。執管豐城。更遲來約。梅雨出雲。麥風吹浪。早  
晚善倦。攝衛宜周。

寄劉安倩

昔時一別。今已十年。經一選逢。遽爾駭散。人非豕鹿。  
聚首何常。書有鴈鴻。輸心曷旣。仁兄義比。青松情深。  
伐木酌酒。幽蘭之室。摘辭玄草之亭。意皎月之如新。  
覺彩雲之尚結。有懷如縷。無夢不思。輒同子期。遣役。  
并致輜物。將意太夫人。錦悅鮮華。照靈芝而不老。板



輿安穩拊萱草以忘憂。復有丘嫂好合。鳧鴈犹宜。公  
子寧馨。鳳麟斯著。天倫信樂。風景無慙。三都之賦堪  
懸。百城之書足擁。何時良晤。更一長談。但是思君。幾  
增神王。

與璩肇翁

昨仰命序日尾兄文。輒吐數行方幅中。竟不知當作  
者之意何如。然令曖昧者見之。亦知八萬七千歲之  
上。乃有蠶叢魚鳧。不致蚍蜉。妄畿朽壤。遂謂足冠翼  
善也。我翁拔趙樹漢。欣賞之選。遂成一段奇事。酷似  
其舅古人。所以嘆草澤中有英雄哉。溽暑多不次。

與盛補之

大似蘇文

捧讀平遼諸書。輒三嘆久之。一諸生捐數千金爲國。  
已難。崎嶇數千里外求化俗。又難。吾兄真是奇男子。  
真無愧而師卓。吾天下事真不足爲也。然天下事政。  
自難。吾兄不妨孫心而婉以出之。蓋慷慨常易。至過  
激。過激則其言多亢。多亢則人必有所不受。不受則



且方柄而員鑿未監吾兄之苦心先指吾兄以為多  
 事矣况天下無有一人不為君父者直以浸淫日久  
 故忠孝無由而生若必謂千百人中更無一人如盛  
 補之者則補之又何俗之化且盛補之獨非千百人  
 中一人乎吾知補之亦且謂人人皆為忠臣孝子矣  
 人人皆為忠臣皆為孝子則補之亦第恂恂然而利  
 導之彼浸淫者不覺油然而自生用力少而成功多  
 天下事多如此類者方今聖明在上宰執有人知必

化。是。教。忠。教。孝。妙。術。  
宛。轉。以。俟。其。自。

有先區畫而啣之于密則補之亦第偃息于二泉之  
 間長為方外之逸民足矣書二冊以博一咲馮楮倦  
 切不盡依依他日遥思人在天際

魏惟度曰有議論有法術全  
 從性地流出非迂儒泛談

與璩肇翁

臨河一別徂夏涉春遥想伊人真在天際以君中雋  
 謂且即真詎意明珠泐然滄海人亦有言出處何常  
 倏焉而變倏然而龍撫茲百里未便遽淹驥足耳彈



冠旦晚。知必暫歸。把臂他時。騰歡畫繡。臨風裁往。辭不喻心。

答潘尊

自昔唐棣之歌。致勤。翩反兼葭之叶。復阻。洄游。此皆感物牢騷。懷人愴恨。猶能吐一縷于寸丹。成千秋之副墨。何況高山在望。巨海爲觀。自爾面壁時。叅美墻卽見者矣。往欲直走吳興。欣觀大治。又恐唐突秋風。遂爾低徊歲月。卽有不奉冠履之恨。寄百稽于候人。

注雙眸于宦籍而已。捧覽來尺。長跪踰時。始知寄家之由。并得銓除之自。暫時離亂。非舊邑之枋榆。此日夢魂。猶故岡之杖柱。茫茫交集。恨恨何言。幸喜慶積闔門。猶見天不忘善。是父是子。依然庭鯉之趨。或唱或隨。婉爾戈鳧之集。昔者仲宣。登樓徒增悽愴。幼安渡海。益用跋涉。較其安好。師實百之。卽今時事。猶尚可爲。雖有觸籓之羝。未盡處堂之燕。如老師者。方將攬轡澄清。詎得挂冠長往。不肖三戰未售。一割難用。



但○以○精○誠○不○坳○思○一○揮○指○日○之○弋○文○字○倘○靈○自○足○當  
衝○風○之○矢○輒○以○油○素○用○懇○丹○鉛○悠○悠○一○水○走○魚○鴈○于  
通○途○漶○漶○雙○鳧○問○風○烟○于○來○路○思○之○不○遠○行○豈○云○勞  
但○恐○朝○廷○方○在○得○人○弓○旌○亦○且○就○道○則○會○晤○何○時○倦  
切○方○永○耳○

與鄧君遷

山○川○日○夜○吐○奇○以○供○文○人○酌○對○弟○每○意○坐○是○兀○兀○斗  
太○室○中○何○能○活○人○清○趣○昨○過○金○蟬○峰○得○與○公○孫○兄○共

眺○輒○憶○吾○兄○在○晴○嵐○濕○霧○中○當○不○知○作○何○換○脫○且○目  
起○視○朝○氣○如○與○三○神○山○相○去○來○尋○作○有○觀○海○記○即○喜  
寄○兄○知○且○韞○然○咲○曰○此○吾○襟○帶○中○物○而○乃○為○奇○特○耶  
相○會○在○邇○不○多○

魏惟度曰借觀海記  
作點綴便不枯寂

與包叔賢

昨○歲○附○書○想○久○入○睿○緬○懷○吾○兄○情○縈○意○渴○日○局○竹○窓  
下○如○縛○翅○之○鴻○繫○腮○之○鯉○雖○有○穿○雲○叫○侶○之○思○循○流



覓隊之想亦總付于悠悠日月而已。叔賢足下。人世何常。時事變遷。自壺翁先生猝然朝露。遂使滿城烟雨。共滴愁心。合郡笙竽。同噓怨氣。風流因之既墜。典則遂爾無聞。弟自縈啼。兄彌愁絕。輒欲告諸同人。共成歌輓。令向秀之文。得寄情于嘹亮。雍門之鼓。庶展意于悲哀。又以人微力薄。地遠音違。雖有衆情。各成獨嘆者矣。吾兄日從曇伯。聲子二兄。悲哀中。知亦顧影。妻其懷人寂寞。事如此矣。又復何言。尚冀共為好。

懷無致山河之隔。勉成令德。不忘故舊之思。久欽。蘭遙聽弄珠。把臂何時。傾懷難訴。

楊集虛曰。痛哲人之既往。念知己于相違。兩兩關心。情詞俱篤。

與涂仲嘉

吾兄以韶令之雋。擁美麗之姬。花晨對境。妙有文心。月夜裁牋。更多詩料。將使幽蘭妬其吶。佛嬌鳥恨其清冷。巫山之雨。常香洛浦之珠。益潤。

張孟常曰書

亦香潤



與黃敬授

不面叔度。正如上元夫人。三見海水之淺。一日三秋。詩人猶未深乎。離索也。何時得暫停斯須。共談天上事。以慰菀結乎。

魏惟度曰書牘怕俗此却尖利

與吳懷璞孫膚

日從子期處。得捧元季新藝流覽數句。掃盡弟二十年塵土。並具沉異之思。各出幽玄之致。弟與子期咸

用嗟嘆。輒命手書錄為鴻秘。既生復生。自昔所同。不謂並穎而出。猶為奇絕。伊時弟即見陳師。論及元季新構。仍嘖嘖不置。乃知木難示現。光自觸蛟。非一世矣。弟亦有小作。尹姪何不敢自痛。其不如尚欲丐修狀。願以當人主耳。數日小倦。畧可即馳款二兄。先此一布。饑渴。想子期能道鄙踪。不盡。

與黃敬授

虞美人草鼓其曲。則自舞。情有動之。吾鄙好奇。見有



奇文字。則欣欣然如獲重寶。夫幼者侈談項橐。老者好稱呂望。亦各從其類焉耳。吳孫膚好奇之士。今刻有近作。余為序之以行。并以期諸敬授。

魏惟度曰起得趣甚  
諷老幼處亦滑稽

謝鄧君遷

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方誦此詩。遙想新茗。乃蕭曲仙品。擲白雲端。寧值百朋之錫。抑亦千秋之誼。遠尚古人者矣。扇頭香翰。幅裡璫書。並為希璧間。詹企又寧有量耶。

與涂子期

弟別兒後。復得一流通之法。人情物理盡此矣。人有千將。匣而藏之。將以寶其光也。然猶直射斗牛。為人所物色。夫至為人所物色。已不能全其自然之性。將有神物。取之而去。又况淬以兩山之土。不亦大洩其光芒。為造物所深忌乎。張華博極羣書。智通于物。當



時若有好道之士。教以被褐懷玉之法。不亦至妙也乎。兄才識不下古人。弟不及遠甚。偶有所見。信筆書此。與兄商之。一定古人行事。幸有以教我。

與鄧來翁

昔人每嘆恨生不同時。台翁朝暉在望。不肖不能遽作威鳳之儀。徒從巖谷中。效葵藿之向。今日草野之殊如是耳。往劉氏作雕龍。遙擲沈車中。夫以秉翰驅齡之物。猶不敢妄據所自。况欲下視盧敖。而探冥極。不向崆同。跪請其妄。孰甚。則不肖今日道箋。業以三薰三沐。置諸香案之前。風雲伊邇。不肖今提行李而西。倘得一言半詞。何止伐毛洗髓。溽暑不敢唐突。闔者。馮楮惟有企詹。

附回書

暑中浣讀文。丈微言。若吸三危之露。而御六氣之游矣。夫以文字爲文字者。末也。以性命爲文字。則于丈見之。秋風且高。行翱翔而上九萬。何時滕席。



造請。暫此附復不盡。

復涂仲嘉

都城炕熱正盛。五雲影裏。得玉版飛來。長跽受之。祭  
兩伸紙。字字清涼。良爲天上之談。非復塵中之事。其  
謬庸人耳。妄謂世界但有性情。更無事實。事實者。性  
情之流現焉耳。余往得兄之情。今復得兄之性。性情  
合。弟與兄更無有稽留。又何事之云。道箋不足傳。然  
借兄而遠世。無欺人之仲嘉。因之又肯欺人哉。公望  
未房藏。當是藥珠真秘。鷲尾未罄所私。

附來書

黼調。從弟書中道意。嘯園日夜受簫曲。諸山靈爽。辛  
其聞古之君子。其於學也求大成。其於道也求實  
得。故其於功名也。不貴早就。不求倖獲。要有以自  
信。而當于用。噫嘻。古人遠矣。求古人於今人之中。  
千萬人而不得一焉。是何也。蓋功名倖獲之念重。  
而道學成就之志輕也。今我囚之足下。學旣大成。



道由自得。豈非求之千萬人而不可得者。而僅得之。因之耶。人知今日之因之。立取功名而奮于用也。抑知因之信于久屈之后。發于至足之原。自信而始效用耶。絳道箋。玄關密旨。固難為叙。猶非僕之所能叙。然奉命強畫數語。呈家叔子期。削正。吾叔謂或有當于因之。即付剞劂。氏便附箋末。其真有當于因之。未必然。因之試取而讀之。其不辱道箋也。則庶幾幸甚。秋風近矣。振羽高飛。念之快然。

不又

答過蓮谷

七夕後五日入晚。弟玩月宜春府臺上。象賢公望諸侄在旁。時弟方浴。以梳掠髮。手持紈扇。身與意調。語黼調曰。此際何得有纖塵。時常吉東曦同在坐。聞而識之。久之月漸高。弟忽起。天上美人之思。飄飄搖搖。見花影着人襟袖。何處鴈聲遠。度雲外。輒從座起立。不從諸子隊中。轉向一室。室南正面月。軒澗月多。殊



暢曠想。命奚軸簾。馮几望之。問姮娥相去不遠。忽黼  
調提書至。云公獻所分來蓮翁遠函。弟歡然恍見故  
人。盥啟莊誦。墨光瑩瑩。累幅猶若未盡。流覽周遭。不  
覺月影之橫斜也。既見兄勉弟之情。復見兄之自勉。  
男兒豎立。同此肝腸。大地山河。一片精靈。結成吐之  
爲文。建之爲行。寧兄與弟無彼此之殊。天下有心人。  
俱較然不欺兄之冰蘖。不自今日。昔人有言。做秀才  
時已如此。千秋大事。寔用相期。三能九列。世之美談。  
不足爲兄難也。伏讀佳刻。令人起敬。業鑄金石。自感  
鬼神。以祖德之峩峩。發孫枝之奕奕。前作後述。照耀  
搏桑。雖使頑鈍之人。讀之神悚。况有志之士乎。卷資  
遠及。損兄數日之奉。然不敢不拜。題其封曰。此故人  
清廉之物。藏之篋中。以當鬱林之寶。徃歲羊城之別。  
得兄寸楮。以辛未大物期。弟朝夕諷誦。此語不敢  
隕越。以爲吾兄羞。來翰復爾惓惓。世有愛弟如吾兄  
者乎。弟又敢不自愛乎。連城之璧。一出而爲希世之



奇兄之貽弟弘矣。

惠茶

慢亭茗柯最閩中。復出名手攜至。政如瑤池水藕。本  
白延齡。又以穆天子提來。轉覺一瓣一株俱有靈氣。  
啜此清供。自令塵蛻欲僊也。

魏惟度曰為三十六峰增氣色

與璩肇翁

書債未完。遂時缺長者音問。乃翁豁然之度。粹然之

容。侃然之辭。又復脩然之致。便然之腹。有一刻不在  
人意中耶。向尺云。體常小倦。輒復念之。復云。午夜夢  
回。輒思古編得意處。還復清涼。此亦何殊五柳先生。  
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便欣然忘食。乃知性情之至。  
塵垢有所不能撓矣。秋氣雖深。蚊熱政熾。尚祈保練。  
以慰調饑。

楊集虛曰善讀書人定善養性非兩樣功夫

與象賢



香水海中無數蓮花。有一母生百子。坐於蓮花之上。往以爲寓言。今觀君家兄弟子侄。豈不信然。此百子在蓮花座上。不思惡。亦不思善。愚實不知。爲問諸君。果是此等否。君子吾門。爲吾與之點。雖有莽氣。然實無它腸。愚大細事費君。然君三子。俱可有成。則無負君耳。新詩十本。君可給散諸君。愚無似。冀諸君放大光明。爲蓮花生色。則此刻爲千秋矣。

魏惟度曰。有別致。不落窠臼。

與潘師

不肖懸鶉者也。家徒四壁。門無應童。直以篤摯好學。出乎天性。每得一古書。便欣然忘食。經史百家。俱得借觀于人。又復喜涉獵他籍。怪者不以爲怪。誕者不以爲誕。輒有所得力處。自謂亦不減于笙簧丘索。蓋嘗謂旣爲宇內所有。孰爲吾心所無。一二好我之士。輒勸不肖當擯斥此輩。然余心感其意。而不能。用其言。楊子不云乎。用得其道。徂詐咸作。使用失其道。徂



詐咸作敵。故如我者讀之可也。不如我者不讀可也。世嘗謂古今人不相及。以余所觀。亦何今古之足云。吾未聞今之日月。有殊于古之日月。彼謂今人不如古者。非自棄。則誣人也。不肖自燥髮。以至于今。有如竹簡中蠹魚。日夜寢息其中。鉛槧所到。自刪自削。四書本經。各自有說。所注復有鑑紀。及左史諸書。商確身心性命。及人物諸事。則有長談。用六朝體纂古。分類成文。可爲誦讀。則有文苑。每有古人受誣。及注書者之誤。則有古疑獄斷。括集古事。分類可采。則有自覽六編。其餘詩賦小說。可歌可喜。可悲可涕之事。又不下三四萬言。往旣得受業湯若士先生之門。頗有所窺。先生亦謂六朝之脉絕矣。今自子而續。復得拜涂敬源老師。得聞知止之學。今復得遇老師指點。故不憚覩縷陳于座隅。并以時文請教。時文一路。實是今時救饑長策。又謂自我明二百餘年。皆此道爲之維持。故忠肅誠意。忠愍諸君子。其事功節義。凜然留



在。人。間。讀。其。文。知。其。所。用。彼。謂。時。菀。直。敲。門。石。塊。要  
亦。非。通。論。也。老。師。試。看。千。百。年。後。此。物。果。遂。湮。沕。人  
間。否。然。不。肖。此。身。亦。甚。苦。矣。學。究。多。年。不。能。博。親。一  
日。之。樂。僅。借。筆。耕。以。供。口。食。回。視。昔。人。屠。狗。更。得。以  
供。甘。脆。心。誠。愧。之。尚。謂。吾。親。康。健。終。有。樂。時。不。意。河  
清。難。俟。數。年。之。內。相。繼。溘。先。又。繼。以。仲。弟。及。仲。之。妻。  
有。愁。如。海。精。衛。難。填。集。蓼。膺。荼。未。足。為。喻。幸。尚。徼。天  
之。靈。口。夜。拮。据。俱。得。安。厝。地。下。然。已。無。可。言。矣。今。所  
苦。者。尚。有。先。王。父。未。安。丘。隴。屈。指。記。之。已。及。十。年。若  
蔓。之。所。纏。綿。風。雨。之。所。飄。剝。上。櫬。作。蝸。牛。之。路。前。和  
為。胥。鳥。之。棲。愧。非。石。曼。卿。誰。為。范。純。夫。者。言。念。及。此。  
能。不。痛。心。嗟。夫。士。賤。如。此。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魏惟度曰上半甚狂下半甚真  
惟真故狂假人許他狂不得

與懷老

蠶。叢。鳧。始。方。葦。路。以。啟。山。林。何。似。君。家。臯。門。應。門。適  
觀。八。百。之。基。哉。雅。命。拜。嘉。曷。勝。慙。謝。



答張友

記往從途次得見尊公先生步履平善精神安樂方  
慶吾兄家有保艾足伸壯懷忽接素書令人慘惻天  
章之贈雖云可期風木之悲曷其有已自慙累黍不  
慰苦茶但有飲冰空言涕雪薄具代儀深祈貫盭原  
齒仍同封往尚冀節哀以圖生孝臨啟泫然

謝鄧聲子

風香月瀏已自相思室邇人遐可勝菀結往與仲方

同業遊宴相歡宵雅歌乎棠棣緒言各暢古意想乎  
商僑維之子之盈盈見清風之謾謾相期聚晤無言  
切怛耳瘡疥擾人誠妨巾櫛炎敲畏客亦免應酌嘉  
酒嘉餼敬領敬謝

楊太容曰雅練不俗

與吳逢因

兄坐南榮之勝望重龍夔弟賦北門之章幸泚夔雀  
新刻二種佐以輜物情之所至知不臯窶貧耳



魏惟度曰亦宕亦  
潔非小剽也

與鄧止仲

日在郡城時親萬尺。纔離風度便爾塵雝。雖晤對之  
可期有望古而遙集。昨者榮迴島嶼正爾懷思。瓊璨  
瓊瑤忽來仰企。值使者之歸趙有完璧之未携。念童  
子之來秦何懸金之可輦。用茲藉手少佈腹心。

楊太容曰精熟文  
選咳口便諧

與鄧介于

曠爾齊盟真成宋遠。惟茲聲臭誰謂天淵。想乎冲澹  
之神遊于真冷之契。素心玄賞政難測其淇隰耳。弟  
撰帝命論成久之未出。以台兄雅有教弟。僅以二冊  
就裁。惟兄諦眎輒乙其處。不盡。

與鄧來翁

思本自慙溝斷久屬茹涵。日者邂逅宗門仰瞻祖述。  
占無疆於申錫見彌茂於丁年。遂爾搖筆噴珠鑄瑤  
合璧加以鳳毛赫奕。鯉訓趨陪人兢訝為天遊。衆共



奔如雲擁。思本得侍連朝。欣同千載。讀碑文於三藏。尋興繙閱之忱。展梵筴於四生。益切薰修之想。遂輟武彝之轍。旋爲慈嶺之棲。固知水聲山色。俱爲佛事。其如無山無水。孰解愁人。更觀因去果來。非等狐禪。益服有果有因。不昧象罔。讀二句如望海。信律論之扶經。等一字於微塵。誠儒釋之卽道。彌思劍墜舟移。株存兔去。藏天下於天下。還有爲於無爲者矣。乃荷扇頭之贈。如聞佛頂之談。翠撲藍堆。知空色相。沙明。岍淨。想見禪心。髻珠與朗月齊。懸舌香將遠風並。送有晨涼於火宅。揭夜曉於重昏。持此以報山靈。知免食言之誚。藏之以尊聖諦。或同飲水之知。輒有小詩。非敢言和。少當親炙云耳。

附復書

以吾丈駕言出遊。俾不佞翻然思舊。武彝山水。至今又着幾曾。孫文公祠堂。令人慨慕於前哲。老疲道路。興托篇章。山光水色。都付之明月杖頭。秋盡



冬行。奠委諸西風。扇角尚承齒。及頓覺神揚。又聞  
翻閱三藏多羅。想遂宏揚四禪了義。尚需請益。嗣  
別專咨。附有了事。塗鴉爲祝。壯心展驥。暫復俟面。

又與鄧來翁

胃瀆慈嚴。方深冰谷。乃承寵渥。遽掃雲烟。鑊耶與干  
將同來。甘雨共和風飛至。遂令庭樹皆有起色。茨壁  
頓爾生輝。嚼壺無事於敲殘。贈策欣承乎鼓譟。輒裝  
黃以表希有。時展翫得助神奇。詎徒壁土之觀。寔動  
池中之響。尚需面稽。先此拜颺。







